國朝文匯

國朝文滙甲前集目錄

卷四

國朝文滙甲前集卷四

天道論上　　張爾岐

吾鄉邢先生作天道難知論以紓其怨予讀而傷之釋曰天道之難知也求天道者之自為不可知也其視天若有國之君然日懸賞罰以待功罪銖銖而衡之毋怪其愈推而愈不應也推而不應因以衰君子之心而作小人之氣吾懼其說之長也夫天與人之相及也以其氣而已寄其氣於人而質立質立而事起事起而勢成而天之氣因之任之若水之行於山崖澗谷莽曠之墟為奔為跳為洄洑為人立為安流亦不自知其至也聖人逆覩其勢而知其衰興決之數百年之前應在數百年之後若有鬼神人以為聖人之於天道如是其著明也而垂之訓者不過曰惠迪吉從逆凶福善禍淫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而已矣其曲折必至之勢不能為人言也而人執此一言以衡古今禍福之數見其不應以為無天道甚矣其固也古今稱善不善之最著者無如周秦人以周八百秦二世為天道又即以周八百而滅於秦秦祖孫繼惡而卒滅周為無天道不知周之八百周之善氣足以及之也亦文武周公能維其善以勢而被之八百也其亡也則勢盡而善與俱盡無是勢無是善則亡焉宜爾秦之以惡滅周也秦用其惡以乘人之衰無文武周公之善之勢以抑制之故勝也二

世而惡之勢極。惡之氣亦極。極則盡。則人之怨怒之勢以極而全也。而世之人快指之曰天道曰天道者。猶之曰自然而已矣。勢之所必至。氣之所必至。安得不曰天道也。國之興替。則然年命之永促。子孫之單繁隆降。以至卒然之禍。無妄之福。或以類至。或不以類至。此其勢安出歟。曰天之生是人也。猶父母之生子也。氣至則生矣。而人之得之也。則曰命。其得失也若器受物。狹則受少。宏則受多而已矣。其命是也。若以物與人。適多則與多。適少則與少而已矣。其善而短也。清純之氣適短也。其惡而長也。則濁亂之氣適長也。永促定於其生之初。迨期而盡。天亦不可如何也。至於子孫。則天之氣與其父母之氣。相為多少也。父母而賢而氣適少。天不能以多與也。父母而不賢而氣適多。則子孫或得厚焉。或得多焉。適值其清。或得賢焉。血脈性情。起居倫類。皆氣所來之勢也。賢者之為善。人見之。氣之多寡。人則不見。執所見以疑所不見。則過矣。然則惡人之子孫逢吉者。百年不得一人焉。其非天有以抑制之歟。曰不善人之不足以召善也。猶濁律之不能為清聲也。其用天之氣。則如烈火之化物。費者實甚。子孫逢吉。安可以數數見也。至衰季之際則不然。天之氣倍旦而向暮。若羣汲之井。清者不給。其時之君若臣。又日以其昏戾淫僻之治。參和撓逆。結為客氣。天亦若詘其常然之性。以聽所為。凡為孛為彗為震為霾為水為旱為疾疫為蝗

頻殺人害物者。皆惡人之所沃灌滋益。醞而自蓄者也。世所謂禁姦防民之具。又適足以制善人賢人君子。深求自善而止。不知取聖人之經法。以破陰邪之勢。富厚榮利子孫蕃廡。不此之歸而孰歸哉。要之勢極則盡耳。盡則天之常然者。於是復伸。勢之所至。善惡從而消息焉。不止國家之大也。禍與福之適然者何也。曰。是亦不可歸之適然也。其致此者甚漸。人不知。以為適然耳。善者之適禍。必有召其適禍者也。不然則周身者疏也。周身疏不以善免。如袒者之當白刃也。若惡者之適免也。必有宜免者也。不然則欺人而適售也。欺人而人不知。惡草之得蔽之蕙。且不及矣。曰。善惡之氣之行以勢如是。惡者其知所恃乎。曰否否。善惡之事。不自一身止也。是且被之人。亦不自一人止也。是且被之人人。被以善而不喜。被以惡而不怒。豈情乎。勢也者。積人人之喜怒而成之者也。善惡之勢成。人喜人怒之勢亦成。勢成而惡者自防之勢皆怒者可藉之勢也。其不以此事應而以他事應。不以此時應而以他時應。需其成耳。故善之勢失。可以制於惡。惡之勢成。且終制於善。善可使極。惡不可使極。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則勢既成之故也。奈之何可不一於善也。故古之為善人者。嚴思慮。訖嗜慾。以杜釁。考得失。慎言動。以利用。親君子附衆人以增烈。正基緒。教子孫。以永世。動而得吉。人以為天之報善人者厚也。亦知善人之積

以自全者如此哉。人之求天道者。則積不至其分。而責所應。應已至其分。而猶責所應。是朝種而夕然炊。隕霜而求嘉禾也。不可得矣。然則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此數說者。非天之衡人者至數。曰非也。人之不可絕於天也。猶草木之不可絕於地也。根荄不屬。非地故奪之。而自不生。人之受是氣也。其末在人。其本在天。持其末以動其本。為善為惡。必有相及者矣。相及而逆其常然之性。則自為竭絕之道也。夫子所云動天。所云獲罪。言人與天之以氣相屬也。故善惡之自喻者。吾達乎天之實也。人與人同聚於天。善惡之被人者。亦其相連而達天之實也。至於善惡既形。積而成勢。勢之既成。禍福歸之。書所云惟德是輔。言其勢之既成。天與而人歸也。其絕之也。非天之故絕之。其輔之也。非天之故輔之。積於善惡者之所自致耳。方其積之未至。亦必有其受損受益者矣。小益而人不及見。小損而人亦不及見。而積而至大者。世不恆有。人所以終疑天道爾。曰伯夷比干。積不至乎。曰伯夷之賢。賢以餓。比干之仁。仁以死。惜伯夷比干。而以餓與死疑天道。是惜其賢與仁也。伯夷而千鍾。比干而苟存。則何以惜之。因勢以成吾志。亦曰天道而已矣。則甚矣疑天道者之與於惡也。於善惡之數。未識其所歸禍福之應。不詳其所起。徒欲銖銖而求之。天道豈若是勞乎。吾故曰天之於人也。不能相御以

心。而相及以氣。則天道虧盈而益謙之說也。又曰。因勢所至而歸之自然。則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之說也。

天道論下

曰以天道為必可不知者。非也。不可知。是天不足恃也。以為必可知者。亦非也。必可知。是天可以意也。不足恃。是謂不量天。可以意。是為不量已。不量天。則視天過疏。長中庸之忌。而尊小人之忌。不量已。則信已過。是忘修悖之慮。而責陰陽之失。二者誣天均也。其以為不可知者。又未有不始於妄意可知者也。以為可知而責之。責之不得。以為不可知而委之。責慈於父。必無孝子。責禮於君。必無忠臣。責福應於天道。必無良士。責天之過篤者。責已之過薄者也。其心曰。我之所為已是矣。無非矣。天之列我何等也。豔人之得之曰。彼何長於我而得之。我何不遽得也。於人之失曰。是於法宜失。及身履憂患。又訝其何以竝及也。有一得則曰天道。有一失則曰無天道。百年之內。不能有得而無失。故疑為有。疑為無。反覆而不能自決也。天不以物之惡殺而廢秋冬。不以人之惡險而廢山海。不以人之惡禍而廢消息也明矣。奈何初責之以可知。而遽委之不可知也。消息之所之。天不知其何以至也。人於其中得盛衰焉。人秉天之氣而然耶。天之自著其氣於人耶。固不能為愚者息機。亦不能為智者易軌

而君子之所以為福。小人必不能得。小人之所為福。君子必不肯受。是盛之氣一也。取盛者異其質。君子有時得禍。必不同於小人。小人免禍者多。方有時甚於君子。是衰之氣一也。履衰者異其事。以為可知耶。是欲天異己於衆人之列也。君子固有其禍。小人固有其福。天已不異君子矣。以為可知。是不量己之過也。以為不可知耶。君子小人。固已不同量矣。此修悖之最可據。而予奪之不可誣者也。以為不可知。是不量天之過也。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之不可如何。不能為君子異者如是也。又曰。易者使傾。危者使平。天之有以予君子者然也。天道終古予君子。而世人終古疑天道。則何也。以故分不可得而明也。人君予人。而人知之。人知其故分之多寡也。雖有上智。必不能知天所予之故分矣。後之予之不得而知也。奪之不得而知也。而或予或奪。必有不如其故分者。可以意而決也。吾驗之養生而知其然。人之死生。必有其期矣。然精明強固。每得之淡嗜欲平心氣之時。知生之可引以長也。昏惑疾病。每得之恣歡娛極思慮之時。知生之可迫以短也。有時養者未必長。而不養者未必短。其及是適止也。安知不養之不先是止也。其能及是乃止也。安知善養之不更進於是也。人之命不可前期。誰能指所餘之分。為天所予之分乎。富貴福澤。亦是類而已矣。人不知君子之分。莫見天之予君子。人不知小人之分。莫見天之奪小人。世有鮮

自疑其非君子。而驚所獲之已優者。故疑其可知不可知無已時也。乃君子之奉天也。漸漸積累。唯日不足。於欲易給而不求。於害輕受而不懾。富貴則大吾業。貧賤則精吾業。默聽天之所為。而盡吾力之所可至。循於自然之野以休焉。其於可知也。曰可知者如是。聊以自慰也。其於不可知也。曰不可知如是。吾以自戚也。可知不可知交信其必有而已。不然。執朕閒而疑幽窈。抱侈志而責逾量。舍日用飲食而眩瞀於禍福徵應之間。亦惑矣。

袁氏立命說辨

予讀袁氏立命說而心非之。曰立命誠是也。不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乎。乃璅璅責效如此。近日其說大行。上自朝紳。下及士庶。尊信奉行。所在皆然。予大懼其陷溺人心。賊害儒道。不舉六經語孟先聖微言盡廢之不止。於是為數言以告吾黨曰。此異端邪說也。文士之公為異端者。自昔有之。近代則李贄袁黃為最著。李之書好為激論輕儁者多好之。既為當時朝論所斥。人頗覺其非是。至袁氏立命說則取二氏因果報應之言。以附吾儒惠迪吉從逆凶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之旨。好誕者樂言之。急富貴嗜功利者更樂言之。遞相煽誘。附益流通。莫知其大悖於先聖而陰為之害也。夫大禹孔子所言。蓋以理勢之自然者為天。非以紀功錄過銖銖而較者為天

也。蓋言天之可畏。非謂天之可邀也。為臣者矜功伐以邀君寵利。不可謂忠。為子者鬻勤勞以邀父厚分。不可謂孝。況日以小惠微勤而邀天之福報。將得為善人乎。以天為可邀。將得謂畏天乎。不畏天而邀天。其不獲罪矣乎。曰。袁氏意主誘人為善而已。似無可罪也。曰。人之不幸而為惡者。不知惡之不可為也。或生而不聞善者也。幸而人教之以善。亦有憣然悔悟者。晚而聞道折節自修者多矣。即不然而惡極勢窮悔禍自新者亦有矣。以其真知昔之為惡也。真知昔之為惡。愧恥痛恨而不忍復蹈。故不憚去惡而從善也。方其為惡。未嘗假一善。故其為善。亦未嘗參一惡也。今為立命說者曰。汝為善。為善則美報隨之。有一善則有一報。其報也大小厚薄各有成格。計日課數而告之天。天亦絜長量短而酬其人。於是信其說者。覬其報而行吾善。日起食人一飯。予人一藥。周人一錢物。便利人一言語。放一魚鳥蟲蟻。皆注之籍曰。吾為善矣。終日銜其小惠微勤。與天地鬼神為市。其心之為公為私。為誠為偽。不待辨而較然也。既私且偽。方自信為積德之要術。格天之捷徑。父以詔子。師以詔弟。以為永保祿命之具。人尚有能教之以善者耶。豈特人不能教之以善。遍視六經語孟且如嚼蠟。其所以誦習講說之者。直以發題應科。不得不然而已。豈肯一潛思身踐之耶。不知六經語孟何語不教人為善。何語不堪立命。何語如袁氏之所謂善。如袁氏

之所謂立命。人舍六經語孟所教之公善誠善。而學偽善以自私。不可謂非袁氏陷溺之也。陷人於私偽之途。而曰誘人為善。可乎。六經語孟。以至誠至公立教。而袁氏以私偽亂之。士人乃陽守六經語孟。而陰奉袁氏。勢必將以所學於袁氏者。施之家國天下之際。其害可勝言耶。曰。人信袁氏而為善。善之所及。於物必有濟矣。子之非之何也。曰。予何敢非人之為善以濟物也。非人之為善而私且偽者也。私偽之心積於中而不去。徒以望報之故。飾而為善。其所以濟物者可知也。且其望報者切。必將報不至而疑。報既至而怠。所濟者幾何乎。不然。此說流行近百年。物之獲濟者。其成效當可睹矣。使其以信奉袁氏者。返而信奉六經語孟。其為士也。日以六經語孟之言。朝以考德。晝以修業。夕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其既仕也。日以六經語孟之言。朝以考政。晝以蒞職。夕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其於濟物。當不僅如信奉袁氏者之所濟已也。予何敢非人之濟物。予病夫濟物而不本於六經語孟者也。曰。人之舍六經語孟而信袁氏。且久而不替。何也。曰。此如病人。有不嗜五穀而嗜泥炭者。以有積蟲毒其飲食之正也。知其為病。急舍所嗜。用藥殺蟲。漸進五穀。則元氣可復。不然。不得為乎人矣。今之為人胸中積蟲。使之舍五穀而嗜泥炭者。何物也。興躁進幸得之念是也。曰。袁氏之說。人方信向不疑。而子非之。子言出。必得罪於人。且袁氏為中下設

也。夫何病。曰此又其敝也。君子之教人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焉有揣人之不足以為善。而姑以私且偽者誘之。使苟不至於殺人害物而已者耶。人苟自進於善。何論中下。苟不自進於善。徒日習其私者偽者。乃適成其為中下耳。士人讀書立身。將以中下自域耶。君子教人。將盡天下之人驅之中下也。信然。予獲罪多矣。

讀朱子通鑑綱目

正統之論。或予或奪。莫能畫一。至于朱子而其義始定。顧予朱子之兢兢審決而予奪之也。其說莫不聞。而其微意多置不講。何怪乎紫陽之書。散處闤闠。而僭臣叛子。接踵於世而不息也。嘗取綱目讀而繹之。其所謂正統者。天下混一與夫嘗混一者之子孫也。其所謂非正統者。篡賊僭竊與夫仗義自王而未及成者也。嘗混一者之子孫。可以絕矣而不忍絕。故周盡於赧。而漢終於炎興。晉延於元熙。唐及於天祐。自王垂成者與夫篡賊僭竊者之專據自雄。可以進矣而不忍遽進。故楚之於秦。吳魏之於漢。宋魏二齊周秦陳夏涼燕梁之於晉。五代之於唐。皆終不能得。而秦漢晉隋唐。亦歷久而後予之也。嗟乎。一亭之長。予奪不出鄉。有土之君。予奪不出國。天子予奪及天下。予奪之柄。至天子而極。而欲以匹夫之微。予之奪之。至予以所幾失。而奪以所倖得。何哉。誠非匹夫之事。而天之事也。何以明其然也。今試置一人於周秦

之閒而諡之曰。此爲周文武之裔而微甚。此爲周之牧圉小臣而強甚。而與之戰。此一人者。不必讀書明義理洽見聞也。助秦乎。助周乎。又試置一人於漢魏之閒而諡之曰。此漢之跋扈大臣也。捐其主之背而奪之。此漢之疏屬子孫也。不忍其宗廟之不血食而圖興復。此一人者。亦不必讀書知義理洽見聞也。助魏乎。助蜀乎。又試置一人於秦漢漢晉晉隋隋唐五代之閒而諡之曰。與彼乎。與此乎。苟其人非其父子兄弟。與有所利乎其閒者。固不能有以偏與矣。正與不正。有統與無統。途之人明之。此固非強弱之所怵也。大小之所形也。名實之說之所亂也。高高上帝。所降其心也久矣。其所不絕。不忍其絕也。其所不進。不忍其進也。其所絕。君子安得而不奪也。其所進。君子安得而不予也。紛紜勝負於強弱大小之中者。人也。而不忍不予。不忍不奪。斷斷於強弱大小之外者。則天也。此子朱子正統之說。吾斷以爲天之事也。或曰。僭篡之君。既嚮南面。據圖籍。臣億兆矣。今日奪之不加損。嘗混一者之子孫。身失舊物。今日予之不加延。而後之篡賊偽竊之雄。亦非一人之予奪所得而沮也。其兢兢審決而爲是說也。何居。曰。爲萬世之臣若子明順逆焉。爲士君子之欲得君尚仕者審出處權去就焉。得吾所以置周秦蜀魏者。後之周秦蜀魏可知也。得吾所以置秦漢漢晉晉隋隋唐五代之閒者。後之秦漢晉隋唐五代之閒可知也。準之以爲進退

其不詭於正乎。不然。主人方與盜戰。不知主人所在。而操戈往助。幾何其不為盜也。嗟乎。士君子積數十年之力。讀書習事。祈為可用。一旦出而依人。非細故也。一與之偕。終身不可悔之事也。忠孝所歸。勳名所託。一不慎而甘與僭亂之人同簡而書。為後世士君子所惜。何不思之甚哉。是故士不幸生無統之世。欲出而事君。莫良於能擇。擇而不得。莫良於能退。庶幾乎朱子兢兢予奪之意也夫。

王無瑕先生集序

憶余童時。先生過予家塾。予走告先君子曰。一杖者來。既病矣。目光炯炯。顧視偉異。問兒讀何書。且索所作文。見兒文則喜。嘖歎不置。彼何為者也。先君子曰。此必而伯王無瑕先生也。具衣冠出見。則相揖大笑。瀹茗蒸芝。言詠竟日而去。蓋先君子兄事先生。常指兒輩。令謂之伯云。後予稍知讀書。時時得先生所為古文讀之。知讀詩。則又時時讀先生詩。及余作文若詩。亦時時致之先生。得其一言以覘是否。先君子亦因其一言。以為喜怒而進之退之。予家之深於先生者如此。自先君歿。身自持戶。不得數見。以書請先生所著。又不時得報。戊子。邑北微盜起。先生病。予不獲侍執燭。而先生歿矣。踰歲。予哭於其寢。其孫期出遺稿一束。泣授之曰。王父垂絕。以不得見君為恨。意若在此。予亦泣曰。此實先君子志也。敢有失墜。受以歸。聯綴成卷。讀之。先生

困於病者四十年。手縮顫不便書。字傾漫不易識。可讀者或首尾刓敝。彼此移附不成篇。或雜錄他人詩。其中莫辨主名。推尋釐定。遇疑而置者數矣。至壬辰八月。始得詩五十八首。文七十篇。定為八卷。譚者多悲先生之不遇。以為使得完支體便動作。與世之庸庸者比。操三寸弱翰數尺陟釐。褰技有司之前。必得見光吐瑞。傾人耳目。即登膴仕。膺顯名。數席西清。揚鮑東壁無難者。惜也其病也。予不謂然。先生即不病。亦不遇。先生既不遇而天又病之。知其即不病而亦不遇也。所可悲者。天付先生以如是之才。而能承之以學。以其才與學而又不遇。而又不得完支體便動作。下與庸庸者比。足不出田野林莽墟落之間。不得放其履跡於四方上下。借山水都邑宮闕淼窅壯偉奇瑰幽僻之氣。以發其橫溢之思。沈麗之藻。所詠不過貧苦無聊。及鄉里酬復唁慶近事。無奇蹤古跡興衰治亂之大故。寄其感慨暢其笑樂。所游不過親姻朋舊。不得見當代作者。親與角力爭長。操壬帛而盟壇坫。即有不屈之力。無由自見而附庸下邑。亦得以强與傲之。嗟乎。此皆其病之為之也。使之不遇而又病以至此予所為不悲其不遇而悲其病也。不悲其病而不遇。而悲其病於詩與文之間也。今此集中。壯往雄斷不可制御者。其才。左繩右槼。動合程度者。其學。而奇情坐鬱。銛鋒不試。屈曲掩抑於此八卷之中者。則先生之病為之也。使先生即不遇而以完好之

寬抱其才與學馳騁於當世名區賢士之間退而抒其見聞以為成書則窮愁於人未為無助也徒以病累遂止於此予何能不悲然世之完肢體便動作者何限而先生能自力於詩與文精神有所寄而傳使後之君子見而知其始也得天之厚而卒困於所遭之不幸則賢於人已遠矣不然予之定錄不敢失隊者豈其以父執而私之

麟遊知縣吳君小傳

吳君諱汝為字伯寅又字康功號樂陸其先平度人五世祖詮始遷濟南霑化室於李遂嗣李宗君既貴請之朝乃復吳姓父育初先生以文學知名於時善開導後進多所成就崇禎辛巳歲貢君有異慧承家學年十五補學官弟子即為達者所器重踰冠舉於鄉後十七年為順治己丑登進士試職知陝西麟遊縣麟遊固疲邑又新脫盜兵未遠堞摧隍堙榛莽翳如戶口存者十一田墾者亦十一而額賦如故民以是愈困君至請諸臺監司守願履熟定賦蠲其不墾者臨課則通全郡諸邑丁口而均之莫敢應牒二十餘上御史王公某感其誠切為疏奏其事報可又出私金四百餘代償積逋民始蘇乃招流移勸種植諸少年染於盜而革面者遊博攘擾為父老憂授以閑田勸之耕俗不知紡織君命工製器具募能者教諸媼孺不數月人習其事麟遊於此始識杼柚之利貧民或資陶以食以亂故失業局廠久廢假之貲復之

踰年亡者漸復田亦日墾乃以時繕治城郭又相形使立堡十二控引警察以故終任無盜患邑自罹喪亂人不知學廟廡堂舍多圮者至是營建一新時進諸生課業講誦其中又舉節孝崇鄉賢修邑乘多方諷勸僑俗舊習爲之一變蓋自初至日夕拮据者凡三年邑以大治自此唯從容坐嘯無復餘事矣地多虎君爲文詛之神一日樵者見其物如馬嚙虎殺之并以獻繼又有得殘皮爪及虎首者皆噬餘也人以爲德政所致云嘗攝治鳳翔地當甘涼蜀漢交道乘傳者多橫索君能以法裁之或撼以勢不爲動審編衞丁卻其例餽鳳翔人德之在麟遊八年會覃恩貤封父母中丞上其治行第一當內擢以母憂歸服除補廣東陽春土風孱弱給事官府者悉旁邑黠猾潘鎭食客族遊者與商販者並豪奪無所憚君惟以制强梗扶弱植爲念客有奪民而不厭者遂誣之盜君親按其地詰之客慚謝去時全粵治兵海上道出陽春民大震君調度供億悉有方卒恃以安夫役不足給制府至爲減裝而去傳遞若設法不均不幸或至破產爲更定其法役自一人以上悉衆力人稱便甫一年適移獄有誤脫嘯君者文致爲罪坐是罷事旋得白補江南廬江之任道卒麟遊士民自數千里外投文酹哭請於學使者置主名宦祠祀焉君自筮仕凡三授邑廬江未及莅事陽春政未成而罷獨麟遊爲最久德君亦最深故槩稱麟遊云吳自有初先生

始奮身儒術。君以進士爲循吏。仲弟汝亮亦以鄉薦知江甯事。其孫祚庭先生所爲誌。季弟汝楨由邑諸生補太學有文譽。楨子珣中式京闈。羣從多知學能文。蔚乎望族矣。

張爾岐曰。愚少時遇育初先生於歷下。數以所業進質先生。頗見許可。因得與君兄弟遊。過從談詠甚懽。及君宦遊四方。愚輟業自廢已久。遂不復相見。談者時及蔚遊治行。聞之未嘗不慨然嚮往也。讀其子琮所爲狀。與曩聞不異。采其大者爲之傳。嗚呼。令實難。令而賢更不易。世之專城而制命者。孰非父母斯民者乎。

渤海李君暨配合葬墓誌銘

渤海李君。致政返里七年卒。又四年甲申。葬於祖兆。以元配祔。維時朝野卒卒。不及請銘。後三十二年乙卯。繼配高淑人卒。明年丙辰。將以十一月之朔。奉祔君墓。君仲子持君及兩淑人行實。屬某爲之誌。君以文章宗工。數治名都。貳大吏。當得一時顯人。爲之表彰光烈。遺則來者。而猥及某。非任矣。辭不可。乃勉摭行實以次。君諱若訥字季重。渤海其別號。先世萊陽人。永樂中。遷臨邑。自彥祥始。彥祥生景仁。景仁生芹芹生鼐。鼐生銘。凡五傳而至君曾祖。曾祖諱訪。治毛氏詩。補邑諸生。祖諱國禎。以子貴贈文林郎隴西知縣。考諱汝相。萬歷庚辰進士。歷知隴西魏縣。入爲戶科給事中。

以劾內侍張鯨不法事。言之力。外補山西按察僉事。後以布政參議致政。妣張恭人
生三子。長若虛。仲若愚。季則君也。君有盎慧。年十五。籍邑庠。又二年。中戊子鄉試。五
試禮部。萬歷甲辰。賜同進士出身。方其困於有司也。益自厲於學。自六經諸史。以及
百家之言。與裨乘掌故。無不紬繹穿貫。博其同異。究其指歸。其發而為言。亦自制義
以及詩賦論敘贊頌奏對銘誄之屬。無不力追作者。卓然一家。故始雖屢困。卒致通
顯。君既成進士。試職知夏邑縣。夏邑固瘠。且多盜。君治之期年。稅以平。盜以清。民安
樂之。移內鄉。民擁車送且涕者以萬數。內鄉視夏邑為劇。君至。問民所苦。為之隨宜
解張。時里籍久敝。苦繇役不均。則為定里籍。里胥包稅。民苦侵漁。則立稅單。令自輸。
邑南順陽驛傳苦遙供。則請徙淅川。又省徒隸。罷追攝務。與民休息。至科罰假貸。長
吏所巧為條目。以浚民自利者。概絕去。若浼而社倉義學水利諸務。次第修舉。取家
禮酌取可行者。為一書。俾民遵守。於強梗則鉏治不少假。又以時繕城練士。嚴飭武
備。黃耳半山諸處。故多礦盜。西峽口通秦晉。私鹺所出入。皆罷民所萃。終君任無草
竊為患者。庚戌入計。以治行異等需內擢。會遭少參公喪。忌者乘間抑之。僅與郡貳。
服除。補同知歸德府。諸臺監以為佐理不足見君長。檄署睢州。睢俗悍而侈。頗號難
治。君除惡導善。一衷於法。人為易嚮。尋擢戶部員外郎。督易州餉。稽閱精敏。諸商輸

弱者不得欺。以為稱職。遷郎中。時倉場多為中涓冒侵。君以狀列大司農。大司農疏上其事。為之少戢。清河被兵。城破援至。呼餉甚急。當得部郎一人護餉。人憚行。君奉使。乘遽疾馳以往。反報。大司農勞苦之。假以休沐。得省母恭人於里。未幾。出知太平府。君習知民事。洞悉吏胥情偽。以故累年積牘。廓然一清。俗多訟。君出片語剖曲直。無不慴伏。顧自罷去。遂立遣之。訟牒為減。采石於江防為重鎮。時海內無事。營壘什伍兵械舟楫。皆具文。君請以蕪湖榷廩之羨。為之繕葺苑補。四十五日而畢。臺使臨閱嘉歎。他如為黃池民設警備。易郡榷以石竇而鐵柵。諸為綢繆計者甚豫。又修郡城新學廟。葺謫仙祠。治采石至郡石路。其精神包舉。大小不遺。然皆因勢利導。民不知勞。太平於是稱大治。擢湖廣按察靳黃副使。備兵下江。時江防久弛。君奉璽書申戒。憲蒐卒伍。庀械具。程恪惰。軍容大振。自陽邏至新江八百里。皆深箐茂林。不逞者以為淵藪。使節久不至。公揚舲乘風。再按其地。吏民歎服。晉四川布政司右參政。典驛傳。旋調分治。未之任。以母恭人喪返。忌者誣以在楚時事。鐫一級。免喪。補浙江布政司右參議。莅治嘉湖。嘉湖為全浙門戶。賦役繁重。徵發紛綸。勾稽為難。兩郡有司。守令而下。大小吏百餘人。賢不肖各異趣。水陸防禦。軍幕錯處。所部士四千餘。與農氓連跡接袂。最不易治。君正己率下。振舉綱領。諸吏蒸蒸顧化。曹胥重手。市里晏如。稍

遷湖廣按察副使。巡上荆南。兼攝下荆南守巡。及荆西守巡。五署諸務。紛投總至。應時判決。常若有餘。改四川按察川西副使。攝布政使。入賀萬壽。又為蜚語所中。遂決計歸里。甲戌補廣東羅定兵備參議。以病請。當路善君者推挽之。終不起。君以文學致身。其為政率依經術。廉潔自守。所至澤常下究。好振興學校。風厲人材。至其制變摧强。又非僅文雅所可辦。守太平時。粵兵過蕪湖。信宿不發。人大駭。君馳至。呼其帥與語。中其隱。遽去。在楚。值荆王薨。卜兆而規民冢其中。民愬之兩臺。奉臺檄同長史行視可否。君裁之以義。卒改卜。既無所撓。過又適機宜如此。部吏瞻其風裁。皆洒濯從事。君之遇之。則恩禮終始。初不好為苛察。惟貪墨不悛者乃褫去。雖有强援居閒不恤也。以不能俛仰權貴人。故暫登郎署。不久輒出。浮沉藩臬間。終自罷退。是時魏璫方擅威福。勢傾人主。躁進者多染其黨。君自杜絕不與通。以是超然於進退焉。其孝友出天性。自知方名。以至縉綬治民。壹承少參公命唯謹。歷仕必奉母恭人之官舍。晨昏不懈。小不安。節即輟政侍藥餌。疾已乃復。居喪稟用古禮。既貴。盡推美田宅與兩兄。仲兄蚤世。撫其遺孤及諸孫。教誨昏嫁不異己出。居恒於飲燕聲色珍玩宮室輿馬諸好。一無所着。惟嗜書。宦遊所至。必載書自隨。暇即披吟不輟。既謝政。掩關讀書課子。不輕至公庭。客非同志。未嘗延接。偶出郊坰。蕭然輻巾草履而已。少與王

季木公敬與齊名。晚益工於文。所著有五品稾九卷。四品稾十卷。四品續稾十卷。楊花詩二百首。凡二卷。訓兒義二卷。學術辨。良知議。孟氏三事議。原性原仁皇極經世論。易老論。佛氏輪迴論各一篇。策略若干卷。好獎誘後進。尤精識鑒。其所賞拔。皆有所就。萬歷丙午。分校中州鄉試。得士五人。三人以事業顯。其二人亦知名於時。君晚感末疾。崇禎戊寅。以兵變驚悼增劇。浸至不起。生於隆慶壬申閏二月二十一日。卒於崇禎庚辰十一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九。其葬則甲申四月十六日也。元配任淑人。商水知縣同邑任君博女。母張孺人。任君與少參公。同以隆慶庚午領鄉薦。賞君才儁。遂以淑人許字君。及君薦於鄉之明年。淑人來歸。少參公貴而儉。君時方事博綜。習射策。淑人服勤以佐之。縞綦井臼。不殊寒畯。事姑曲盡誠孝。能得太恭人歡。一旦遘疾卒。時萬歷癸卯六月十二日。距生時萬歷乙亥二月十九日。得年僅二十有九。明年君始成進士。以治縣奏績贈孺人。為計曹又贈宜人。及為參政於制得稱淑人。繼配高淑人。陵縣省祭高君女。淑人生而明達。甫十齡。母徐沒。哀毀盡禮如成人。能撫其小弱弟。年十七。當君令內鄉時。聞其賢聘之。明年歸於君。君為治廉。淑人樂儉約。愈相勗以廉。君政成奏最。再受封如任淑人。所贈貴矣。服御飲食。不改其初。君歷官豫燕荊粵巴蜀。淑人常從之。燕俗靡侈。嘉湖華盛甲天下。供張最麗。淑人不為

少易。而織紝操作。常身先婢御。庶幾貴能勤。富能儉矣。太恭人奉養官邸。君日治民事。或造謁行部。不得時侍左右。淑人每節寒燠。問疾痾。候喜愠。代君先意承志者。皆盡誠盡物。遭少參公喪及太恭人喪。號慕摧痛。不異徐孺人見背時。蓋以事其父母者事舅姑。其喪舅姑亦如其喪父母然。君治喪以禮。凡襲斂饋奠輓窆諸儀及下里諸物。皆經紀待事。事以不匱。遇諸姒。推甘讓腴。抑抑自下。撫諸姒之子。任淑人所遺子。副室陳孺人子。皆如其子。初不以慈廢教。氷倩君入綸扉。殷殷以敬職勿使氣為戒。課鐵倩君學不暫罷。皆以助成義方之訓。君於仕進時小有利鈍。每以義命相慰勉。臨大事嘗贊決之。蓋自治內鄉至里居。賴淑人為之助者三十餘年。庚辰公車館舍。又三十五年而淑人卒。淑人生於萬歷辛卯閏三月十三日。卒於 大清康熙乙卯五月十日。享年八十有五。淑人卒後四十九日。陳孺人亦歿。壽八十有八。於淑人之祔從焉。男幾人。女幾人。孫男幾人。孫女幾人。吾東國近代文章擅名者。濟南于鱗為最著。後數十年。臨邑子愿繼之。軌轍雖殊。要不愧後勁云。當于鱗時。里有殷學士許長史。各以風雅自見。實相輝映。臨邑之有渤海先生。其諸濟南之有殷許歟。然金輿海右諸編。談蓺者至今不廢。學人之知楊花咏五品四品稾者。何寥寥乎。蓋自竟陵標幟。畫地而守。於濟南彈摘不遺餘力。何論繼起者。則君之不得與殷許並。非其工

力不逮。時好適然耳。異時有平反者出。推子應以附于緜。推渤海以附殷許。詎曰不宜。君敭歷中外。各有成效。觀其進退。惟不辱以為榮。倘亦稽古之力歟。兩淑人含美代終。胖合之義。斯又為無負矣乎。系之銘曰。

績學修辭。其書盈車。謂予不信。徵彼楊花。學則云優。仕非不遇。澤洽能彰。文武道具。仕而勇退。卷舒之宜。學不時施。異同所尼。言首可傳。傳者在後。慎守無失。以俟永久。泉宮有閟。式拓斯阡。紱佩偕藏。彌億萬年。

查夏重詩序

黃宗炎

余賣藥海昌。查子夏重屢有詩贈和，舉其佳處，眞有步武分司追蹤劍南之堂奧者。夫今人卒業免園，孰不以風流自命。左扶右擷，東絹西緝，都欲駁正李杜之瑕璺。元白之卑弱，為漢為魏，為陶為謝，目空千古，苟從旁細覈，正如揚灰萬斛，求半銖銅鐵且不可得，況於金乎。此所以深歎於才難也。夏重視彼，猶孤鳳獨鶴，翱翔於百鳥雞羣中。可謂橫絕一時者矣。復能謙退以好善，微特不敢輕議古人，抑有味乎水樂樵歌，俱將引為筆墨之助。此非取法淺陋也，惟其知作者苦心。一字一句，莫不有深意於其閒。若屬目麄浮，矢口妄論，眞耳食吠聲，徒作撼樹蚍蜉爾。夏重是編，自己未至壬戌四年閒，水陸萬里，往來楚黔之什。山川詭變，與江浙殊絕，苗蠻風俗，與鄉土迥判，加以亂離兵革之慘，饑荒焚掠之餘，天寶詩人所不及覩，投荒遷客所未曾歷者，聚斂筆端，供其驅使，甯樊籬鷃雀可望其項背哉。吾因是而更有慨焉。使夏重據龍山之田數頃，桑柘茂盛，池有魚，圃有果，牛宮豕柵，靜謐於先人之舊廬，兄弟相為師友，必沈酣經史，守先以傳後，無疑也。乃歷鹿舟車，蹭蹬亭皐，即耳目之聰明，足發其誕幻，然於青燈四庫，不能無夢寐焉。雖然，麻姑年少，將見蓬萊揚塵，不難返海外之逸書，使歸學宮，摟龍宮之秘圖，傳諸人閒，斯盡粉陳言，又奚足云。

原亂

黃宗會

昔孟子闢楊墨。謂其無父無君。余初疑之。楊子泥榮辱得失以自守。而墨子至捐頂踵以備世之急。豈非因時之所趨而救之。亢然欲以自絕一時哉。彼儀秦衍代之徒方以其鄙陋委瑣之習。譎狂傾奪。以為狐為鼠于時。顧不是之憂。而區區取學術疑似之間。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徵世至於人相食而陷於禽獸若旦暮然者。舍其大而求備於細。何居。韓退之之於佛老也亦然。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當唐之季也。所以浸淫靡爛壞天下者百端。佛老初不敢任其咎。為此說者。宜若已甚矣。厥後王介甫憤然曰。方今亂不在於佛。乃在學士大夫沉浸利欲。以言相尚而已。嗚呼。此與余昔之所疑何異。治亂時也。泯泯棼棼。隨時為軒輊者。亦運遇使然又烏可徧責諸斯人哉。第恨夫既委移以自便。而又欲駕其說以亢絕於一時。使為狐為鼠者。大詈藉口於茲。當其氣燄方張。攻之者至不容置喙。而原其始亂。豈非學術疑似之間。以相鉤引縱舞。以馴至於不可嚮邇之勢哉。於是悟余之昔之所疑為童昏無知。而王氏概乎未之思也。夫詩書所載。聖賢所援。顯易明白。昭然以示人者曰。君不可叛。祖宗不可辱。守此而不變。亦不過為常士。而背之則陷於禽獸。以此坊彼。夫正命以全名節者。猶曠世而一覩焉。而叛君辱祖宗者接軫也。今而為之言

曰。我之得高且美。彼斤斤相矜相爭者。是土苴秕米也。爾顧深垢大恥於時。我為爾齊之。推墮於涀漾幽要恍惚不可捕捉之地。於是叛君辱祖宗。自顧不容聖賢之教。不合辭而同遁矣。歷觀古今正統既絕。盜賊蜂居而蝎毒之。其時學士大夫名節廉恥。一切蕩為邱陵糞土溝瀆。於是混榮辱是非與枉己濟人之說相因而生。故有生未嘗讀楊墨佛老之書與習其業者。而其心術行事。無不脗合。彼教盡起而納其適攜。而始與我道爭衡。由此言之。則亂俗者不在於是而在於誰歟。今從而原之曰。叛君辱祖宗者。反身事讎之謂也。吾不為之矣。果能以黃冠緇流自免者。亦可以已詭傳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禮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朝不坐燕不與者。則亦已矣。豈有躬親執政。視夫故國殄滅。如隕籜然。又不喑嗚自殺。復播其唇舌。以逃後死之誅。此遺之巾幗而不知愧者。吾不知彼教中欲此一輩何用。此其鄙陋委瑣之尤者也。則又從而推之曰。世固有俶詭卓越之才。彼於曲藝碎解。無足入其中者。而緦緦然以世法繩墨之。遠矣。悲夫。當狐嘷鼠舞之日。舉世驅而效之。如市賈然。於此有人焉。深知其可媿。亢乎有以自絕。彼固豪傑之士也。然而不能闢鑰藩籬。使異教復焉入之。已不免於自輕。而況乎吹瀾助波。使叛君辱祖宗負深詬大恥於時者。反藉口以為屏蔽。韓子曰。於斯時也。而唱釋老於中間。嗚呼。其亦不仁甚矣。作原亂以警余

昔之童蒙。且以著王氏之不仁也。

縮齋後記

余向作縮齋記。歷數其多病無能時命弗得之故。以解所以稱名之意。他時朋輩見之。有相顧而竊笑者。甲午仲冬。友人高旦中、以戴師初先生剡源集見遺。中有縮軒賦一篇。頗怪其名軒者偶有余同。取而閱之終篇。又何其所以稱名之意盡同也。顧余何人。其敢錄筆畫于昔賢之後。以犯不韙之名哉。雖然。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與先生相距僅數舍。詩歌杖屨之所及。若四明雪竇剡洲諸勝。皆在百里之內。則其地同。當其時。宋社既墟。轉徙仳離之狀。攜挈老幼。傳聲疾呼。以適須臾之命。無月無之。其載之集中者。犂然可見。迨鋒鏑少弛。則耳目疲耗。心膽銷怯。而況升沈千百。變而不止。將俯首以避亭長嗇夫之訶辱。則其時其事又有同焉。余少而不羈。長而畸僻。每有洗盎名山之願。顧拘於累。窘於力。則時時取范石湖吳船錄。陸放翁入蜀記等書。呻吟諷詠。以彷彿古之賦遠游歌招隱者。慨然懷其人。形諸夢寐。而先生亦云少時取是二編。置諸坐間。想像上下往來。何止日行千萬里之為快。是其旨趣有不謀而同者。譬之駑馬。下峻坂。歷坡陀。筋弛力疲。辟地而哀號。與騏驥之困鹽車。顧影而悲鳴者。所以鳴則異。而其鳴未嘗不同也。先生以科名奮宋末。宦學於江淮襄漢

之閒。風采姓氏。往往諸公閒。故其原本師友。歸然為一時之典型。雖年徂運謝。亦歷歷如晨星之相照。可望而按其蹤度者。以故偃蹇三十餘年。老而遁免於一出。為知音所痛。良由以常盛之名。揭乎必趨之衝。欲自全於知希而不可得也。則是先生之為縮者。志高而言謙。力武而守怯。非若余之實卑而不能高。實怯而不能武者之長私於縮也。昔人有言。屠龍之技。而無所用。至若余者。曾無屠豕操犧之時。使得侵尋歲月。窮餓以老死。復何抱恨於身世。豈敢高擬於古之遺民獨行。忿憤激訐。怨尤雜沓。以招咎於天哉。故自涉患以來。百念灰冷。欲躬耕以養老教子。以圖後。區區之願。不特人摧敗之。天亦曲折以僵仆。今年季夏。二子一日而死。使之倜然無以自容。欲求縮而不能。困讀剡源集。貧未賣書留教子。飢窮食粥省求人之句。則不禁泣然而涕隨之。一夫之憂歡悲樂。在天地閒。去蟁蝱之聲無幾。本無足云。而為之述其區區者。距作前記時蓋三年矣。其初自視。已不勝其陋矣。而孰知霜霰冰雪。交侵而踵至。於以知天之困人無已時。而余之得長守其縮。以庶幾無負者。以自悲亦兼以自慰也。近方博搜宋元大家之文。欲咀嚅其英華。非徒寢處其皮毛者。得戴氏集。喜之不忍釋卷。旦中屬余兄弟評之。而問余之縮於戴氏何如也。故言其所以同。復疏其所以異。

三仁論

吳炎

善讀書者難。而善讀聖人之書者尤難。自夫子有三仁之言。後之人遂置比干而導微箕。謂微箕之於殷。如此其親且尊也。而可去。且可臣周。而孔子且以為仁。况於疏遠。况於卑賤。與時推移。翱翔二姓者。仁人之所為也。夫子之所許也。悲夫。此亦不善讀書之過也。當是時。商德已衰。紂惡已稔。三子必嘗諫。諫必不入。而後三子各行其志。且以為諫。微子以去諫。箕子以奴諫。比干以死諫。死之為諫。人所知也。去與奴之為諫。人所不知也。去與奴之為諫。奈何。以元子之親。而抱器遜荒。以為不終日之計。夫人而既知亡矣。使天啓紂而誘其衷。顛覆是懼。則身故可入。而器故可返。此微子以去諫也。以父師之尊。且有勳望於朝。而漆身被髮。甘為奴而不辭。萬一紂衷其志。而憬然覺悟。怵然改圖。社稷其庶有豸乎。此箕子之以奴諫也。比干行其直。二子行其迂。比干用其陽。二子用其陰。情較切而節較苦矣。於是而謂之仁。誠何憾焉。迨夫殷命不長。周鼎遂定。備茲三恪。守爾夷封。白馬兼道。麥禾隕涕。壯節不存。頭面傾易。所謂有道仁人者。固如是乎。蓋夫子之所謂仁者。在殷之微箕。非在周之微箕也。求死不得之微箕。非反顏事讎之微箕也。比干諫而二子亦諫。比干死而二子遂生。則比干之仁完。而二子之仁不終矣。夫子曰。殷有三仁。冠之以殷。明乎其不得為周也。

殷有之則為仁明乎周有之則不得為仁也不然賓王於廟陳疇於庭夫子曷不亟亟稱之也哉夫子殷後也而周人故於殷周之間多微辭若此類者多有亦在讀書者自識之耳或曰子之言然矣微子去殷可也奈何適周曰微子當是時未適周也左氏所載逄伯對楚子之言曰周師入殷微子面縛銜璧以見武王武王釋縛受璧禮而命之豈更隨武王入殷而面縛以出乎為此言者皆傳聞之訛也亂賊之藉也尤不可以不辨

太公論

世之讀六韜者曰以太公之聖而其書多陰賊譎詭之言不類其人必贋書也其書之真贋吾不敢定至太公之為人則固陰賊譎詭者流也何以言之太公之生於殷八十餘年矣無論其祖若父為殷之民沐殷之澤者幾十世及太公之身猶得見殷道之隆先王之化以垂死之年而假手他人以喋血故都此其用心為何如者且其載後車從文王而歸也抑曾習文王之事已乎抑曾識文王之心已乎文王之心固終身事殷之心也而文王之事固小心事殷之事也文王既沒言猶在耳骨未寒而遂背之弒其共主夷其宗廟而太公方且藉以為功仍尚父之尊稱享營邱之世祚曷其八十年間操心積慮固存於滅殷也而或者以為誅君弔民聖人之心則又悖甚

夫人即壽考。未必能皆百齡。紂至是蓋已五十餘歲矣。西伯父子之逮事者。已三十餘年矣。甯不能少遲緩之。以待其自斃耶。即不然。而甲子已陳。狡童已死。更立微子以為殷主。西伯北面而臣之。釋箕子於俘縲。起膠鬲於下位。舉首陽之二老。徵沈隱之商容。而身與周召諸人。左提而右挈之。我知商之治必過於盤庚武丁之時矣。釋此不為。而興犯順之師。贊弒逆之策。陷其君以不孝不忠之名。以東澥八旬之老。匹夫慕義。何處不勉。必滅殷而後快。夫豈聖人之心哉。且幸而其事成耳。萬一殷德雖衰。天命未改。雒邑頑民。亳都遺老。奉微子以號令東國。聲罪岐山。殷之臣若民。必且曰。我君之子也。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我不知於此時。武王復能退守臣服乎。而太公又何以剖符稱東藩乎。彼太公者。蕭曹之倫。智能之傑也。謂為聖人。我不信也。方夷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知夷齊之為義。而不知弒君之為非義也。其以為聖人乎哉。其以為非聖人乎哉。則六韜之書。陰賊譎詭者。固類太公之為人也。厥後不數傳。而篡弒屢見。國祚暗移。於諸大國獨先亡。非其驗歟。

留侯論

古之人。能復君父之仇。如張良者。可以法矣。夫良未嘗仕韓也。以大父父相韓之故。韓亡。不惲散千金之資。致敢死之士。徼幸於博浪之一擊。事雖不成。憤亦可以少紓

矣。而良不然。念秦之仇。已不能報。韓之子孫。又無足與共事者。遂假手於漢。以滅秦。秦滅而韓王成立。良歸相之。固良志也。不幸楚又殺其主。則又假手於漢。以滅楚。楚滅而漢又立韓王信以報之。韓之再封。皆以良之故。於是良遂托神仙。稱辟穀。蓋以君父之仇已報。我之身無事於天下矣。則良之始終為漢者。非為漢也。韓也。然以良之才。能亡嬴。鋤項而帝漢。何不擇韓之賢子孫而輔相之。以爭衡於天下。乃不能以身存韓。國亡君殺者。何也。曰勢不可也。夫韓之先。非有功德在民也。其於天下。又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國亡而民不思。而良乃以區區之心。斃強敵而報大仇。復南面之尊。存宣襄之祀。老死於韓。於良足矣。其君死國亡。而復歸於漢者。非良志也。故其以報楚。猶其必報秦也。敵兩屈而韓兩王。漢之於良亦厚矣。良之事漢。庸何傷。若夫封建既廢。世統一尊。君臣之分已定。不幸當顛覆之餘。或可以不復仇。而必不可以事異姓。與其復仇而委贄於二姓。甯抱恨而飲血於九原。不然。假大義之名。陰為富貴之地。曰我為君復仇也。是何以異於賊殺其父。假手他賊以除賊。而芟其墳墓。隳其宗黨。有其妻帑。方且快然以侈於人曰。我仇已報矣。可乎哉。故良之始終為韓者。志也。而始終假手於漢者。勢也。以良之為韓。假手於漢而事漢可也。以他人之除賊假手於他賊。以事賊。不可也。以我之不可。學良之可。若此者。可謂善法良矣。

欲仕篇

胡與越戰伏尸流血者相接也莫能爲勝乃相與求士士之欲仕者冠章服端操雅琴以適胡胡人曰予欲饘食腥枕戈藉甲予無所用若執而髡之於是結辮改衽戎服而南見越君君曰予甲胄之士纍纍然也而不勝胡吾將以計困之今子服胡服以來其爲胡間乎下之吏士曰嗟乎天與其人與予之求富貴者至矣而兩國之困予者極矣卒誣伏以死夫士之於胡越非害之也髡於胡刑於越至死不悟者何也其所以與之者非也無害於胡越而執已以游不能保其永年而况夫之胡而適之越而達者之爲內怛也又烏知夫刑戮之隨其後耶

昆吾氏與湯戰不勝爲湯所獲伊尹數之曰女何讙矣其君權虜其民以即於殆亡而女不知女之死者後矣昆吾氏曰嚇無乃稱女不忍其君而重僇予民是否惡乎定故昆吾氏不順商而伊尹不忠夏學士之所不能文也而口且文之是夏蟲之語寒暑也蜉蝣之駭旦夕也彼惡足以知之彼蓋以昆吾亡而伊尹封也庸詎知夫天之不以封爲亡而以亡爲封耶庸詎知夫亡之封之之俱不足以當天耶庸詎知夫昆吾不亡伊尹就戮學士之是否者且與爲否是耶是適天者也

飛廉惡來佐紂虐周人疾之太公望甚之攻紂紂亡執二子將戮之二子曰吁予二

人者。周之功臣也。惡乎戮予。太公曰。何居。曰予之毒商也。以為周德。予蠱其君。以遜於賢而遁於佞。以成女之謀。不剖符畀予。析珪攉予。而予是戮。毋乃倍天乎。太公不信也。卒殺之。後世之儒相與笑之。彼耳飽者也。鞏周是耶。蕭來之封者後矣。憯商非耶。太公之誅者後矣。夫不察商周之非是。譽太公而非蕭來。是耳飽者也。耳飽者不可以斷獄。故商周之獄。卒無有斷之者也。無斷之斷斷之矣。

下盜生中盜。中盜生上盜。上盜治中盜。中盜治下盜。探囊胠篋。爭百金十金之利者。下盜也。持籌握戈以奉人。而與之分爵稍者。中盜也。伏尸流血。以詐力經營天下者。上盜也。為盜愈大。所得愈多。其得愈美。下盜不息。上盜必出。上盜不死。下盜不止。濬其源。濫其流。孰為非盜者。故夫盜者與天地終始矣。周人多盜。盜相與約。非盜者執之。有商人者不為盜。相與毀其廬。胠其帑。商人遂餓以死。若周人者。不善為盜者也。夫盜者勢不可以多人者也。人盡盜。焉無所盜矣。故夫不盜者。盜之招也。惟無不盜故無盜。惟無盜故無不盜。今之天下。無盜者也。

魯有顏氏者。世習書而窶。有柳氏者。家無別畫之人。而富聞於諸侯。執珪受爵者以十數。顏氏往問柳氏曰。若何道而能是。曰吾善為盜。顏氏疑之。未幾。顏氏適齊。道逢行劫者。果柳氏也。歸候其門。則冠佩騶從。出而見魯君。君之左右。無不譽柳氏者。朝

之卿大夫。無不譽柳氏者。負耒列肆之民皆歸柳氏。顏氏曰嘻吾乃今而知盜之得官捷也。故盜者善為仕者也。有誨之者矣。故無不盜。

取士

士不可以如賈。如賈賈君矣。士不可以如盜。如盜盜國矣。賈有義。盜亦有心。賈君盜國。而義絕心死者何也。勢使然也。其使之何也。賈者。儲貨以求售也。然亦有折閱者。禦貨以謀富也。而操法者議之。折閱之不至。操法之不及。一分之息。望拜之請。則有時而已。何者。其挾少。其望近也。今人主之取士有三途。曰太學也。吏胥也。制科也。太學貲入者也。吏胥貲用者也。夫以貲進。其能以貲退耶。以貲為母。其能不顧子耶。惟制科則文始之。文成之。蹠蹻而青紫。與渫而鼎鐘。其事公。其恩濾甚盛典也。然其為賈與盜。其視貲進也尤甚。何也。勢使然也。錄之以守令。而守令賈之盜之。籍之以學政。而學政賈之盜之。又進而中秘主之。又進而相臣司之。天子聽之。其賈之盜之猶故也。然則士之得進於天子之廷者。蓋數賈賈之矣。數盜盜之矣。賈益大。售益倍。盜益久。積益贏。士不備賈資而齎盜糧。是緣木之求。臨淵之羨也。間有幸而得者。而銓衡之筆。官寺之口。又陳肆伏莽而隨其後矣。故不居貨無以再賈。不行劫無以事盜。失賈之母。攖盜之怒。以求名焉。勢不可也。故自士子以至師保。下賈者上。注上

盜者下輸以朝廷為市閭。則小賈大賈趨日中矣。以朝廷為萑苻。則小盜大盜膽肝腦矣。父勉其子。兄勸其弟。師誘其徒。以聖賢之書。為評價發冢之文。以衣冠禮樂之制。為倚市門藪逋逃之飾。以交游聲氣門生故舊之屬。為商胡旅越黃巾赤眉之藉。故曰使粟如珠。賈者不吁。使骸如麻。盜者不嗟。緩則借君以賈。而急則以君為市。緩則盜國之刑政賞罰以自衞。而急則盜國之宗廟社稷以媚人。嗚呼。賈利何厚。盜道何工。實制科之人為之。而向之以貲進名者。權不在焉。故賈失而盜。盜失而官。小賈之善。大賈之寄也。小盜之巧。大盜之積也。然則何以靜之。曰。市有良吏。則操奇贏者詘矣。邑有良士師。則禦國門者息矣。朝有良宰。則大賈脩禮。大盜脩名矣。何以知其良。曰視其不為賈與盜者而取之。何以知其不為賈與盜。曰若有莘之耕。傅巖之築。南陽之卧。其不為賈與盜無疑也。今之天下。不得不賈不盜之人以蒞之。其為賈與盜甯有艾哉。為我謂善賈者曰。女貨已售矣。謂善盜者曰。女囊已盈矣。君死國亡。女更安從得賈與盜耶。其亦更賈賈盜盜耶。噫。

上錢牧齋書

自司馬子長氏沒後。一千六百年。而世遂無司馬子長。可歎也。西漢書所益不過百餘年。而文乃視前多數十萬言。優劣見矣。顧乃菲薄子長。不亦謬乎。自茲以降。東漢

駁。三國志、僞晉書、野。南北六朝亂矣。舊唐則邸抄也。新唐則墓誌也。六朝史則集中記序也。宋以下吾無譏焉耳。生於是欲輯漢武帝以下。訖於蒙古。爲續史記。刪繁滌蕪。以十一史爲主。而野乘家傳紀事之書附之。稍稍論次及唐。苦家貧書少。無從假觀。乃中輟。其後與潘子力田談本朝。慨然悲之。謂天下不獨不得一元戎大臣也。即求一良史官。亦不少概見。本朝成書者。有鄭端簡吾學編。何匪莪名山藏。朱文肅歷朝紀事。歷朝名臣傳三書。頗可觀覽。而端簡爲傳。止叙其官爵遷除存沒歲月。後乃稍著其人短長。雖名大臣冢冢數言。殊不足示後世。匪莪竊意披覽。時時出己見。縱橫論列。斐然成章。然喜採稗官小說。多誕妄不經。亦不得爲信史。文肅則雜取實錄野史墓誌家乘。彙集成書。彼此牴牾。前後倒置。令人讀數葉。後昏昏欲睡。至掇拾屠氏唾餘。及委巷嘲詈之詞。形之於筆。如是即列之通衢。爲人作慶弔文丐食。不值一錢。況作史乎。所可悼者。以弇州之才。訖無成書。即竊取楊幼殷琬琰錄。爲枕中秘。間作表志世家列傳。頗蕪蔓不稱。以視司馬子長。不啻作坐井觀也。悲夫。生於是復欲輯太祖以來。訖于思陵。勒成一書。名曰明史記。其間事例。略見今樂府序中。不復多及。然本朝之史。自嘉隆以前。經諸君子手筆。論已大定。萬歷間事論定者十之七。昌啟間十之五。獨崇禎一朝。十不得一二焉。蓋崇禎之時。南北交訌。事繁難紀。一也。實

錄未成起居湯曆二也兵燹頻仍郡報缺軼三也忠孝後裔或畏禍首鼠或降爲皂隸不能表章前人四也縉紳先生胸橫門戶操戈相向莫肯持平五也草茅之士採取凌雜不識國體形勢唯求汗漫可喜六也閒有文章宿老詞采可觀而心多拘忌不敢據事直書或周旋桑梓隱忍亂賊或推崇異國貶損本朝既戾春秋之義謬誇知罪之書蒙當時而欺後世七也有此七者而欲以一介賤儒囊括包舉凌一世之賢豪而出其上則雖夸父逐日精衛填海不足以喻其不知量也當今之世歷事聖朝爲天下斯文宗主又留意史事纂述成書老成典型孰有如閣下者生居松陵下里去虞山不二百里而遥非有高山大河之限何難覓片艇時時過從而徒恃其斗筲之識妄思負乘如瞽無相伥伥何之中夜捫心且笑且歎然所以不敢輕謁閣下者有故焉閣下位已高矣年已尊矣名已成矣五十餘年之貴游名士雄視海內者靡無不奔走閣下之門牆自詭高第弟子否亦陰相附麗以冀得行其說而博名高故天下談氣節談文章談門戶談聲氣者肩隨踵接影附響隨承燕閒之暇以爲覲於天神聆謦欬之餘以爲重於九鼎而生自回翔審視凡所爲氣節文章門戶聲氣者曾無一焉徒欲以三百年典故思分東壁餘光爲千秋嘅名之計而不憚趦趄囁嚅於王公大人之側此固生之所羞而不忍也然今日之所以敢放言無忌盡其

區區者。前於沈雪樵齋頭所得閣下復書。謬稱今樂府。且不卻其狂愚。欲為援引。比於徐武功之推獎原博。諸南明之傾心震川。不足為過。然生之所為書。未成者既茫無津涯。已成者亦竹頭木屑。其間是非真贗。即為之反覆誦繹。未能恝然。況所為崇禎十七年間。又不得一二乎。貴鄉許子洽。高年篤學。誠不世士也。然其所著兩年事畧。紀王之明一案。及楊維垣死事。恐不無愛憎。未能為一時定論。緘生既出。亦未敢遽信。則將來崇禎紀畧。有一二類是者。生不能隨聲附和也。閣下以四十年心力。一旦付之祖龍。天不祚明。既傾其國。復奪其史。嗟乎嗟乎。此未易為當世食肉者道也。而閣下撥云絳雲一炬。未始不為世人先驅。過矣。閣下藏書山積。比於天祿石渠。前在弘光時。嘗欲即家開局。生揣秘閣中必有副本。使稍輸東海之涓流。割泰山之寸壤。則生亦得藉手閣下。千秋之後。得列於所南心史。則死且不朽。唯閣下憐而許之。草野狂誕。不識忌諱。臨楮恭率。未盡欲言。

放言一

顧大韶

或問君臣父子並大於域中乎。曰何事並也。父子以身屬者也。一成乎身。則父子之位定矣。至於終身焉已矣。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吾身也。君臣以義起。以利合者也。未成乎利。未行乎義。則君臣之位未定也。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以名教言者也。衆人遇我。則亦衆人報之。國士遇我。則亦國士報之。以人情言者也。教從名生。我不好名。則教亦不得束之矣。情從人生。我既已為人矣。則沒世無離情之日也。故世之徇名教而不近人情者。皆所謂不及情者也。衛蒯聵之難。夫子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夫二子者。非輒之社稷臣也。故由之死。以為不得其死也。孟子之於齊也。亦既在三卿之位矣。猶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我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進退猶然。而死生可知已。夫位為客卿。亦可謂國士之遇矣。然孟子不以身許者何也。我方以周召伊傅自遇。而彼且以鄒衍淳于髡遇我。則猶之乎衆人之遇也。故孟子之處進退與豫讓之處死生。其心同也。曰果若所云。則御死轡。士死制。豈盡國士之遇乎。曰非也。國士而衆人遇之。則以為衆人遇我也。非其分也。若衆人而衆人遇之。則其分也。即謂之國士之遇可矣。農瀝汗而耕之。工竭指力而成之。商櫛風沐雨而運之。士卒安坐而飽煖之。夫何為哉。故居常則鳴柝而守望。有變

則執干戈以衛社稷。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此天下之通利也。亦天下之通義也。又何逃焉。語曰。事君能致其身。致身者。以身許國之謂也。世之以身許國者三。縉紳也。將帥也。併士卒而三也。其不以身許國者六。農也。工也。商也。處士也。併釋與老之徒而六也。善治天下者。收處士之良。以為縉紳為將帥。收農工商之銳。以為士卒。其不求利於我者。則聽之為釋為老。使天下人懷其利。人服其義。致身者忘身。不致身者各有其身。則君臣之位。雖與天壤同敝可矣。

放言二

曰。吾今而後知父子之大也。曰。又有大焉者。子知之乎。敢問其大。曰朋友。夫父子以身屬者也。朋友以心屬者也。人之身或殤或夭。上壽百年而死矣。既死矣。焉在其為父子哉。若夫心則亘千古而不死者也。故以君臣為首者。名教也。為善無近名。則不仕無義可也。以父子為首者。人情也。太上忘情。則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可也。以朋友為首者。真心也。至於心則無復之矣。故朋友者五倫之綱也。以堯遇舜。則君臣而朋友矣。以文王遇周公。則父子而朋友矣。以文王遇后妃。則夫婦而朋友矣。以武王遇周公。則兄弟而朋友矣。不特此也。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矣。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矣。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千古之善士。斯友千古之善士

國學扶輪社印

矣。推而論之。雖佛氏所謂無量劫以前。無量劫以後。皆吾友也。人無百歲以前之父。而有無量劫以前之師。亦無百歲以後之子。而有無量劫以後之弟子。何者。彼以身屬。此以心屬也。世多無子之父。而無不開來之道統。亦間有無父之子。而無不繼往之學脈。何者。身屬者有死生。而心屬者無死生也。試以常情驗之。進而不得意於君臣之間。有不退而告朋友者乎。甚至肝膈之語。忌諱之私。有不可告妻子。而可以告朋友者。則朋友之大。其無對於天下明矣。曰。若是則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古人又何譏焉。曰否否。我所謂朋友。謂其超五倫者也。謂其成五倫者也。非謂其間五倫者也。當老子之世。其所友者。僅一關尹子而已。當孔子之世。其所友者。僅一顏子而已。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吾所謂朋友也。若夫勢利相依。名聲相慕。又何友之足云。曰。若是則徵逐遊戲者。將不謂之友乎。曰吾烏得不謂之友哉。七十子之事孔子也。若事父。其喪孔子也。若喪父而無服矣。然而終不能為之服者何也。懼啟後世之爭也。使喪服有師弟之條。則世所謂句讀之師。舉業之師。以市井為心。交易為道者。將安所置之耶。故聖人渾之而教之心喪焉。夫曰心喪。則其事之如父也。與視之如市人也。烏乎知之。亦惟其心焉知之而已。夫朋友亦猶是也。

放言三

請問父之與母有以別乎曰阮嗣宗已言之矣禽獸知母而不知父不知父者禽獸之類也不知母則禽獸之不若矣誠哉是言也古之言禮者莫慎於子夏其傳喪服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城邑之民則知尊父矣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嗚呼豈知學士大夫之見不若城邑之民之尊而城邑之民又不若野人之真乎由是言之吾又安知野人之見或反不若禽獸之真乎文之溺質有自來矣故夫子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乎豈喪服之傳或作於未聞繪素之前與曰信如子之言率天下先母而後父可乎曰何為其然也親母而疏父天之性也尊父而卑母天之制也是二說者如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曰人子不幸而值父母之不和則當為父乎為母乎曰是固有曲直焉君父並大也舜殺禹之父而禹無怨言其曲在父也司馬氏殺王裒之父而裒終身不西向其曲在君也父與母亦若是而已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何以言之曰怨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讀小弁之詩不幾於知母不知父乎然而孔子錄之孟子無貶詞焉其曲在父也匡章之父殺其妻而埋之馬棧之下匡章既責而不敢改葬其母曰臣非不能葬先妾也不敢欺死父故也此必其曲在母也以此推之則所以處父母之變者可得而言矣

請問夫婦之禮。可得聞乎。曰。夫婦亦何禮之有哉。五倫之中。父子無論已。可散而不可傷者兄弟也。可擇而不可負者朋友也。若夫君臣夫婦。則各有說矣。君臣以利合者也。求利而逢害。則路人而已矣。夫婦以色合者也。求色而逢醜。則離怨而已矣。夫婦亦何禮之有哉。夫婦之有禮也。起於有妬忌之性。而聖人制焉以曲爲之防也。生人之初。婦無常夫。子無常父。譬若禽獸然。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而去已耳。三皇之世。知有匹偶矣。而不知避宗也。伏羲女媧之兄妹爲配。此其證也。五帝之世。知娶於他族矣。而不知卜姓也。故同姓百世而婚姻不通。唯周道然也。蓋淫佚之情日以通。則妬忌之性日以厲。妬忌之性日以厲。則爭奪鬥狠之事日以多。而天下始大亂。故聖人憂之。於是爲之綢繆其節制。粉飾其儀章。以號於人。若曰夫婦之禮。若是其重也。父母之命。命之祖宗之靈。鑒之。苟非大無道者。爾必勿去。其大無道矣。而情可矜憐者。爾亦必勿去。若此者。要皆以定其妬忌之心。而杜其爭鬥之患云耳。非謂天造地設。真若父子兄弟之不可易也。何者。以禮合者僞也。以色合者真也。苟合矣。則太王之妻及姜女。文王之雍雍在宮。下至子高之畫眉。奉倩之慰病。君子不以爲昵也。苟不合矣。則叱狗可出。蒸藜可出。孟子之惡敗可出。敬通之妬可出。君子亦不以爲忍也。何者。生民之初。夫婦固若此其輕也。末世父子兄弟之倫浸薄。而夫婦之倫

愈厚。情之所不合而法束焉。法之所不可合而勢禁焉。媢忌長舌之婦。何室蔑有。而見一棄捐決絕者。則譁然共以為笑。甚且舉國而攻之。嗚呼。何男子之不幸而婦人之幸哉。今為之說曰。婦人之不可去者三。太上則愛其色也。次則憐其多育子女也。又次則念其先貧賤而共艱難也。非是三者。而在七去之科。則必去。非是三者。而在七去之科。而又弗去。非貪其利。則畏其勢而已。君子不道也。

放言五

請問兄弟之貴同居也。信乎。曰。古未之聞也。其起於末世之好異乎。今夫魚一腹之所孕者無算。既孕矣。隨流而育焉。不復聚於腹矣。今夫木一株之所核者無算。既核矣。隨地而種焉。不復聚於株矣。何者。物生必滋。滋必散。自然之理也。昔黃帝之子二十四人。得姓十有四。陸終氏之子分為八姓。布在九州。離為萬國。非朝覲會同弗相覿也。天之所分。聖人固不強之使合也。漢高帝大封同姓。孝武以後。又眾建諸侯。於是郡國錯居。犄磐石之宗。雖中更王莽。而劉氏之世不衰。宋則不然。羣宗室而豢之京師。女真之禍。而舉族北轅矣。聚散之利害。舉可知也。國初鄭義門最號繁衍。一遭大疫。靡有孑遺。世傳閼家之宅。一夕而化為湖。舉族溺焉。蓋天之所分。而強欲合之。逆天者不祥。固其所也。諸葛昆季。分仕三國。皆稱為名臣。史無貶辭。關伯實沈日尋

曠林之戈參商既隔而兩家之難始解故惑於同居之說則賢者不得各行其志而不肖者不免於爭門之禍法之最敝者也曰子之言誠辯矣然魚木之喻無乃不可訓乎曰子豈以同居者必賢於魚與木耶子又不見夫蜂房乎蜂一歲而為一世積數十世而其房大如斗矣採樂者一朝揭之以去數十世親親之誼安在乎故散則為魚為木聚則為蜂房未見其有以相賢也以利害言之則如彼以名言之則如此故同居之說智者不道焉可也

竹籤傳

竹氏之興蓋顯於禹益之世至周浸盛有名策者與端木氏之名方者齊名並以強識聞方尊史職而策好博小物為人修直無頗帝命與投鉤氏互司利事市民之分貨財不平者咸質厥成又善事鬼神神降言必憑焉巫覡莫及也其族初在邊西令支齊桓公伐山戎斬孤竹乃遷中土漢帝將立后未定侍臣請決之策帝不能用晉武即位問世數策對以一擧朝駭愕相顧咎策失言策不以屑意然其言卒驗復更名籤仕齊梁間為諸王保傳久之罷去入唐為陳武烈帝大祝傳帝意作韻語簡與類俱鬻易林入宋復辟江東神幕更為長句俳俚通俗關壯繆侯之政謚武安王也倚勢辟之王甚神聖得籤佐益著於蠻明興為王立廟京師正陽門命籤典謁凡士

之求官位者。商賈之求奇贏者。吉凶利鈍。無巨細皆謁玉。王倦於酬對。穆然無言。日鐵使以己意答之。鐵受命如響。巧發奇中。萬曆間。名浸盛。太宰聞而賢之。薦於朝。命入吏部貳文選郎事。先是選郎多黷貨。或巽懦狥請託。有賢自好者。避怨讟。多惴惴。衆推鐵廉平。遂以選事委焉。每朝廷有大選。選郎第按故事注品官。其地之遠近善惡劇易。與鐵宜否。一決於鐵。太宰據鐵所定。成奏上之天子。天子輒可其奏。內外無閒言。鐵亦喜自負。浸以驕泰。入吏部堂。立太宰下。挺然無所屈。居嘗慷慨大言。堯舜以後。代無真人。使我得行其道。無愧泰豆之治。何足云哉。或問曰。子道已行矣。又何閒焉。鐵曰。未也。鄉會試之榜。翰林科道之選。皆本朝所重也。數者我無一與焉。悉以畀吾。吾志快矣。士之失職者。傳其語為口實。舉朝為之不平。於是臺省交章劾鐵怨望。宜下法司訊。天子曰。鐵忠臣也。下法司且死。將廷鞫之。期日。命鐵聽於朝。公卿以下咸集。遣司禮太監詰鐵。汝以小臣與聞大政。分已逾矣。猶懷怨望。何也。鐵曰。臣何敢怨望哉。臣見中朝貴要人。共為欺罔。以誤主上。受主上深恩。不勝孤憤。故發此論耳。主上試面詰在廷諸臣。吉士之選。不以貨取乎。科道之選。不以夤緣進乎。吏部之有頂首。科場之有關節。不累見白簡乎。使臣為政。縱賢愚同貫。何至黷亂若此。宋歐陽修知貢舉。惟朱衣之言是聽。夫朱衣第善點頭耳。臣乃善為詩。四五六七言皆如

宿構。使修復知貢舉。舍臣無與共事。諸臣自視何如修。乃毀訾臣耶。於是公卿以下同詞奏曰。籤侮朝廷。輕當世之士。無人臣禮。且籤在吏部。縱吏胥納選入賄。上下其手、籤陽瘖不問。詐為愚忠。實敗國事。罪當誅。籤曰。敗國事者非籤也。諸臣縮結吏胥。共為姦利。百方賣臣。臣疏於簡下。理宜有之。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臣之見賣過也。諸臣之賣臣故也。主上以為罪宜誰坐。且臣本山林人。自虞夏以來。修身數千歲。廁迹巫覡祝史之閒。隨俗上下。主上特簡臣佐吏部。臣豈有心求之哉。臣不飲不食無妻子之累。得賄將焉用之。主上若以臣為不肖。即日解臣吏部職。聽臣仍歸武安王廟。得死所矣。臣謹伏階下以俟。太監以狀聞。天子曰。吾固知籤忠。命還部掌選事如故。籤知世不容。忽一日棄官遁去。莫知所終。或曰。觀音大士挈以歸淨土云。

野史氏曰。古之司銓者。權氏敬氏。皆名能其職。權氏善低昂人。錙銖無所假。類非長者。敬氏好面詆人醜。恨者至欲撲殺之。明哲保身。吾有憾焉。固未若籤之虛己御物。德怨兩忘也。或疑籤蓋巫祝之流。不宜在廊廟。是殆不然。太戊以巫咸為相。成王俟卜正於滕。巫祝又豈可貶簡哉。籤遭逢聖世。致位津要。蟬脫穢濁。以全其軀。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嗚呼賢矣。

又後蝨賦

李商隱有蝨賦。陸龜蒙有後蝨賦。李止譏其齧臭。未盡其罪也。陸更賞其恆德。則幾好人所惡矣。作又後蝨賦以正之。仁不害人。義不穿窬傷人。及盜漢法必誅。二罪并發。乃在濡需。請數其惡。始服厥辜。昆蟲之醜。實繁有徒。與人相邇。損益各殊。蠶絲蜂蜜。蜩劬勤劬。絡緯促織。蜻蜓蟪蛄。螢飛蝗舞。助人為娛。若斯之倫。固不可無。鼠婦蚰蜒。穢我階除。罥庭網戶。蠨蛸蜘蛛。螻鳴於土。蚓歌於塗。怒臂螳螂。祝子蒲盧。撲火役鬼。投燈煎軀。煖產竈馬。蟺聚玄駒。地鼈蝸牛。負蠜推車。總屬堪憎。無傷於吾。若斯之倫。聽其所如。爰有白蟫。善齧吾書。蠹侵嘉樹。蛀耗米珠。蝗螟蟓螣。嘉種是鋤。醯敗於蚋。肉敗於蛆。飛螱蝕柱。青蠅涴裾。是皆吾讎。害未剝膚。情在可宥。我咸赦諸。蠆尾惟蝎。鉤牙惟蜍。蠼螋似蜮。玄蜂若壺。蛭縮如樓。蚘行蠕蠕。守宮壁鑄。藏毒不虛。凡彼蠱螫。可辟可袪。有犯則殺。固難盡屠。蛔蟯匿胃。蚧蠱潛膚。我欲除之。無形可刳。蚊恃蟜翼。蚤憑輕躍。我欲捕之。轉盼而遁。若汝蝨者。何能為乎。形眇一黍。質無半銖。或入吾褌。或托吾襦。旬日累代。繁孕而居。累食頭垢。白吮身腴。爾類日肥。我貌日癯。皆爲見察。循裂鑽袽。既貪且懦。既鈍復愚。肉食之鄙。曾莫汝踰。湯沐既具。汝命難紓。罪在不赦。慎勿怨余。蝨聞斯言。匍匐俯伏。靜聽謹訶。祈緩沸沃。傾耳察之。杳無聲觸。齊心以聆。若訴若哭。號物萬數。惟天並育。蠢動含靈。誰非眷屬。身命布施。千聖軌躅。嗟君之

蚉何其褊促。我食無穀。我啜無粟。天賜我餐。惟血也獨。我首無角。我喙無啄。微咂君肌。何遽爲酷。君何不廣。請觀朝局。聞諸商君。吾友有六。皆錫天爵。皆賦天祿。榮妻任子。冗宗潤族。吸民之髓。蒙主之目。僨事無刑。曠職無辱。嬉遊畢齡。考終就木。我羨我友。飛而擇肉。我罪伊何。太倉一粟。君欲我誅。盍速彼戮。我聞虱言。怒髮上矗。蕞爾微蟲。甯望翕畜。積汝億命。不比奴僕。敢擬朝士。騰茲謗讟。即汝明刑。豈止湯沐。繫之以髮。懸之於竹。細篠爲弓。繡鍼爲鏃。弦絲射之。一發洞腹。尸諸棘端。以爲大戮。

黃蘊生先生文集序

歸莊

嘉定黃蘊生先生殉難之後九年。其門人陸元輔翼王爲刻其遺集。吳宮詹爲之序。余與先生交六七年。年在肩隨兄事之閒。而實心師之。余爲詩古文。必質諸先生。每辱獎許誘掖。亦竊聞先生立言之指歸。則序先生集。無如余宜。故不自量。亦爲題一言以貽之。文章之道難矣。世之爲詩古文者。多患才短。才贍矣又患體雜。體醇矣又患旨卑。立言之士。必有瓌異卓絕之才。得雅馴正大之體。而又議論關於名教。意旨合於聖賢。然後可以名世而傳後。若此者固已難矣。然而文章之道未盡也。蓋有本原在焉。立德者。立言之本原也。苟但求工於文辭。而不思立德。考其行事。有與文辭不相似者。雖下筆語妙天下。不過文人而已。君子不貴也。先生忠孝出於天性。而溫醇沖粹。規模氣象。居然儒者。於書無所不讀。貫穿經史。浸淫百家。平日論文。必本六經。宗史漢八家。而要於自得。詩愛潯陽而宗杜陵。必以人倫忠孝爲主。蘊積日久。本原深厚。於是發爲文章。一言片辭。皆由中出。肖其爲人。文如擬管幼安書。詩如釋褐寄弟。樂府如許氏客。惠風歎。石頭城諸作。皆自爲寫照。不獨辭之工也。嘗答余書。謂雅不發持粱齧肥之願。又深知文人之可恥。不欲濡首於文章。方期習靜空山。悟明性理。以庶幾於古人之因文見道者。其絕命辭有曰。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蓋先生之

意。唯恐其流於文人。始而夷然不屑。既而幡然自悔。猶懷望道未見之心。其實先生之詩文。往往皆見道之言。絕非文人之詩文比也。使先生得永年。必卓然爲碩儒大賢。守先王而待後學。不幸遭禍變而僅以節義見。以文章傳。然今讀先生之詩古文。知先生之不盡於詩古文也。豈惟文章不足以盡先生。節義亦不足以盡之也。蓋德修於己。道積於躬。節義則以殉道。而非匹夫之小諒。文章則以載道。而異於區區雕蟲繡帨之爲也。讀先生之詩古文而得其本原。立言之士。亦宜知所重矣。余與冀王皆將以文辭鳴者。於此可以交儆焉。

侯研德文集序

三十年之前。交游之中稱嘉定六侯。蓋約言太學兩先生皆三子。兄弟才名相埒也。已而或死鋒鏑。或病隕。獨記原研德存。而研德之沒。又四年矣。垂歿之年。余再過之。時已病。手一編示余曰。此我平日所著詩古文也。文章雅知宗太僕先生子太僕之後。家學有傳。其爲我序之。余唯唯。無何遂不起。余以集不在案。久未踐諾。戊申春。其子榮捧先人集。端拜仍以序請。是年冬。始得重繙其集而序之。文章之事。隨世而變。宗派不同。流弊亦異。宏治嘉靖間。作者各闢門戶。其後屢變。至萬歷而極。於時天下之士。惑於識之不定。而惑於異趨。然而鉅儒宿學。不絕於世。至近世而正宗昌明。真

僞邪正判若黑白。文人學士之所患。更不在識之不真。而在才不足而不克大振。譬之作室。昔年則工師拙於審曲面勢。堂構失度。梁柱欹斜。雖復采繪斑然。而居者有棟折榱崩之懼。近日則門堂寢室。規制合度。而良材未充。垣墉不周。塗墍不施。不免上雨旁風之患。是故楩柟豫章之材。瓦甓丹漆之用。此吾輩今日之所有事。而惟自不足者也。研德少時。才情綺麗。錦心繡腸。然嘉定之文派。故宗太僕。研德漸摩鄉里先哲之訓。遂不難斂春華為秋實。變永嘉為正始。益素具崇堂邃宇之材。而又得般爾匠石之巧。宜其輪焉奐焉。翬飛矢棘也。其詩自少至長。亦不一格。每變益工。古詩如雜詠詠史。近體如移居舊莊秋懷春感諸作。家國喪亂之際。俯仰傷懷。讀者既歎其辭之工。而又悲其志。以彼文章華國之才。使其顯榮。琬琰之光。黼黻之章。必將震耀當世。顧乃韜其殘編遺槀。老死於東海寂寞之濱。悲夫。然使其早得志。則膏煎蘭燒。必不自全其後。若恥功名不顯。而鋼化繞指。荃變蕭茅。研德又不以彼易此。所以取貴於君子也。嗟乎。讀其集者。可以知其人矣。研德中年學道。諸事灑脫。而自序其詩文。詳述始末異同之故。猶不能忘後世之名。今榮之才。固不愧家風。而貧不能梓遺集以流傳。故余既為之序。因以告夫研德之友之好義而有力者。

保定張氏殉難錄序

嘗觀古今興廢得失之故。而有感於天人之際矣。有人力盡而無奈天何者。亦有天意不然而無奈人何者。以五百人之義。而不能全田橫。張許之烈。而不能使睢陽不破。文信國張少保之忠。而無救於宋之亡。此人之無奈天何也。天寶之亂。方內土崩魚爛。天實為之。而不能使討賊之顏杲卿。變為降賊之哥舒翰也。五季之臣。傳舍其國。敝屣其君。風會然矣。而不能使王彥章劉仁贍之輩。盡為段凝馮道也。此天之無奈人何也。崇禎之末。風俗陵夷。廉恥道喪。其亦天寶五代之時乎。自流賊發難十五年間。以至甲申之禍。內外文武諸臣之為哥舒翰段凝馮道者。何其多也。余覽保定張君羅喆所作殉難錄。述其一門死節之事。可尚焉。按錄言賊自成自陷太原甯武。即率眾而北。破居庸關犯闕。而別使偽將劉宗亮繇故關寇保定。張氏兄弟以在籍薦紳起兵城守。賊盡銳來攻。城中隨方禦之。月餘不下。已而曲沃相國奉命督師。遇賊而卻。遂入保定。亡何聞鼎湖之信。張氏兄弟慟哭誓死守。以待勤王師至。協力討賊。而督師部下兵。為賊內應。城遂陷。張氏自觀政進士俊光祿少卿羅彥武進士羅輔文學羅善。及其子姪妻妾自盡者。二十有三人。當其時。封疆大帥則倒戈矣。朝廷重臣則反面矣。金甌之幅員。磐石之宗社。而一旦淪陷。一統之天子而死於賊。天意殆將反順逆之理。決上下之防。萬古彝倫。從此數壞。顧乃有如張氏兄弟者。或未仕

或罷官里居。非有封守之責。始則倡義守城。既而仗節死義。於波靡瀾倒之時。屹然砥柱中流。激一時豪傑之心。立萬世人臣之則。豈非天之無奈人何者耶。夫人之無奈天何者。存乎氣數。天之無奈人何者。存乎人為。故功業有所不可必。而忠義無不可以自勉也。為人臣子。力不能回天。而以忠義自見。雖非志之所願。而舍是無可為矣。婦人爭死不辱。亦無憾焉。吾於張氏一門。而歎其自處之盡善也。或哀其死。人誰不死哉。同郡相國孫文忠太常陸忠節。皆以在籍死難。相望於十年之間。燕趙多抗慨之士。蓋至今猶存云。

送顧甯人北遊序

余與甯人之交二十五年矣。其他同學相與。或二十年。或十餘年。蓋未嘗有經歲之別也。今於甯人之北遊也。而不能無感慨焉。甯人故世家。崇禎之末。祖父蠡源先生暨兄孝廉捐館。一時喪荒。賦徭蝟集。以遺田八百畝。典葉公子。券價僅當田之半。仍靳不與。閱二載。甯人請求無慮百次。乃少畀之。至十之六而遘國變。公子者。素倚其父與伯父之勢。淩奪里中。其產逼鄰甯人。見顧氏勢衰。本蓄意吞之。而甯人自母亡後。絕迹居山中不出。同人不平。代為之請。公子意弗善也。適甯人之僕陸恩得罪於主。公子鉤致之。令誣甯人不軌。將興大獄。以除顧氏。事泄。甯人率親友擒其僕。數而

箠之死。其同謀者懼。告公子。公子挺身出與甯人訟。執甯人。因諸奴家。脅令自裁。同人走叩憲副行提。始出甯人。比刑官以獄上。甯人殺無罪奴。擬城旦。憲副與公子年家。然心知是獄寃。又知郡之官吏。上下大小。無非公子人者。乃移獄雲間守。坐甯人殺有罪奴。擬杖而已。公子愈怒。遣刺客戕甯人。甯人走金陵。刺客及之太平門外。擊之。傷首墮驢。會救得免。而叛奴之黨。受公子指。糾數十人。乘間劫甯人家。盡其累世之傳以去。甯人度與公子訟。力不勝。則浩然有遠行。而同人之知甯人者。携尊榼送之。酒半。歸子作而言曰。甯人之出也。其將為伍員之奔吳乎。范雎之入秦乎。吾輩所以望甯人者不在此。夫宣尼聖也。猶且遭魋畏匡。文王仁也。不殄厥慍。甯人之學有本。而樹立有素。使窮年讀書山中。天下誰復知甯人者。今且登陟名山大川。歷傳列國。以廣其志而大其聲施。焉知今日困阨。非甯人行道於天下之發軔乎。若曰怨仇是尋。非賢人之志。別離是念。非良友之情。於是同人曰善。請歌以壯其行。而歸子為之序。

周參軍家傳

君姓周氏。諱敏成。字政甫。世居太倉之雙鳳。曾祖宦。贈奉政大夫。祖鏞。父淛。皆庠生。初奉政兄弟十人。四舉進士。一舉人。一貢生。仕或至部郎。或至郡守。下者廣文。餘皆

國子生。而奉政之子鏻。以嘉靖乙丑進士。歷官漳州知府。奉政所由得贈者也。一時門第赫然。族姓滋大。君年十七入州學。所交遊盡當世知名士。內行醕篤。再宅憂。皆力行古禮。萬歷戊午中鄉舉。初。君之太母陳孺人二十七而寡。辛勤勞瘁六十餘年。是歲年九十。四方之士。以君故稱觴者。接踵於門。州里榮之。君以累世顯貴。思有以報國。常究心經世之務。一切地方利弊。政治得失。必以告有司。又善談論。負氣敢言。聞者悚聽悅服。故雖一孝廉。大人先生皆推重之。屢上公車不第。崇禎辛未。以註誤得譴。士論惜之。後以兵事受知於高陽相國。高陽為致書遼東巡撫方公一藻。甯前兵備陳君祖苞。遂辟君贊畫遼東軍務。君既素熟悉山川險阨。邊徼情形。至是親歷三韓。地勢軍情。瞭如指掌。規畫縱橫。智略輻輳。軍中撫道以下。咸取決焉。松山杏山之戰。幕府皆上君功。君生平壯畧。庶幾有以見於天下。會君所居停副將王憲。遣人刺探京師。為邏者所獲。因波及君。遂并逮繫詔獄。無驗。復下刑部。久之東事急。內臣曹化淳奉命清獄。赦憲復原職。君仍參軍如故。時陳公已授節鉞。開府遵化。大將如吳祖諸公。皆百戰功臣。君以一文士。嘯傲其間。此不拄而彼不嫌。雖知時事漸不可為。尋請假歸。甲申之變。南京詔求賢才。洗註誤。當事及長安中諸故人。爭為君申雪而推轂之。君故無出意。而國變垂及。乃堅謝世事。潛心釋典十餘年。年七十三而卒。

君美鬚髯。偉貌長身。處儕伍中。昂然獨異。初以科目進。卒以人才顯著。年尚有撫鞍顧盼之意。以遭世變。未得展其志略。惜哉。君三子。雲驤雲駿雲駮。皆與余交。雲驤每談及其先君。輒泣下交頤。其將葬也。狀君之行以求傳。因為撮其概書之。生卒年月具狀中。

黃孝子傳

黃孝子。名向堅。字端木。建文時殉難給事中諱鉞之裔也。先世常熟人。後徙家蘇州之西郊。孝子之父。以崇禎癸未選得雲南大姚知縣。挈其室及弟之孫赴任。孝子留家。已而兩京陷沒。閩浙不守。西京復立國。江楚兩粵。連年戰爭。行旅斷絕。雲南遠在荒徼。書問不通。孝子思戀晨昏。日夜西南望慟哭。目盡腫。一旦忽自奮。願獨行萬里訪親。親朋謂途中險阻兵戈。即去安得達。止之不可。拜祖墓。別妻子而行。誓不得父母不歸。在途半年。達大姚。得見父母皆無恙。留五月餘。復奉父母發大姚。八閱月抵家。孝子一身跋涉山川。歷戎馬縱橫之地。往還曲折二萬餘里。竟得如其志。余奇之。因撮其紀行一編。節而傳之。孝子以辛卯年十二月朔。擔一囊一蓋一草屨啟行。從吳江入嘉興。至杭州。渡錢塘江。歷嚴州衢州。入廣信之玉山。歷撫州臨江。渡章江。歷袁州。入長沙之醴陵。渡湘江。歷寶慶。至武岡州。時壬辰二月下旬也。八九十日之中。

陸行者十九。江行者十一。觸冰雪風雨。陷泥淖。涉深溪。踰峻嶺。手常攣。益酸楚不能舉。足重繭痛不可忍。或血瘀赤腫。則刺血出之。復行。體憊甚。往往僵臥道旁。人見孝子。問知其故。無不歎息。顧以爲困憊如此。而前途尚遙。又兵馬塞路。荒山多虎。不可往。孝子知有父母。不顧其身。乃曰。出門時早知如此。雖艱危敢不自力。乃養足五日。復前行。由武岡而西歷靖州。循沅江而上。入貴州之晃州。貴州自丁亥以後。北兵自楚攻其東。西兵自蜀攻其北。壬辰兩將軍。左右支大敵。固守累年不下。至己丑爲西兵所敗。故竟內遺殘滅。殆無孑遺。自靖州洪江驛以西。至晃州驛鮎魚坡諸處。不惟重巖絕澗。深谷荒溝。上下艱難。而城郭邱墟。人烟斷絕。暴骨如莽。又其地苗獠雜處。卌者皆持矛負弩矢自衛。荒茅漲沙之中。往往得虎跡。行過戰慄。不能自保。次平溪。有鬪則帥府在焉。兵衛甚嚴。以孝子短髮異音。疑爲奸細。執以見主帥。孝子涕泣以情告。得免。以後凡遇官吏。無不盤詰。然從此所歷山川風景。所見官吏人民。別一氣象。江南風俗變革六七載。忽睹此。如異國焉。自平溪西南。歷鎮遠偏橋。一路高山排列。深溪架梁。幽險如鬼窟。將至平越。山勢益峻。兩旁皆夷落。土人云。往時苗常出爲行旅害。今十里立一塘。而塘兵又多爲虎所食。孝子聞其言。心惴惴常恐不免。自平越而西。歷清平新添龍里。又西南至貴陽。過徽州程姓者。知其父履歷。告之。孝子於

是知父無恙已挂冠五年矣。貴陽新建王府。殿宇崔嵬。護衛甚肅。象馬塞道。文武趨立。程姓者導孝子至前奏事。明日得令票遣去。孝子乃得復前。途中兵馬紛擁爭前驗票。或擊破其手中盞。自是不復能蔽雨。歷威清平壩普定安莊及關索嶺。嶺陡絕登至半嶺。喘甚力盡而仆。有老僧飲以茶。久之强起。踰嶺而西。既下嶺。則布帳漫山徧野。人馬縱橫。旌旗蔽空。礮聲如雷。震動山谷。孝子行逡巡。一騎突前執之入營。詰問驗票。慰勞為設食。問之。曰。安西前營也。前行數里。復遇後營。軍容如前營。孝子雖一時震炫耳目。然在途已習見。又知去二親不遠。喜多於懼矣。自嶺而西。渡盤江。歷安南衛普安州。去普安數日程為安隆。安隆故所也。今改為府。非道所經。遂入雲南之平夷衛。遇故陽宗知縣浙東錢士驌。孝子於是知其父起居益詳。今在白鹽井也西歷霑益曲靖。渡楊林海子。至雲南府。雲南自乙酉秋遭沙土司之亂。沐藩失守遠竄。丁亥。西兵入平土司諸寨。迤東一路。殘滅殆盡。惟省城百姓迎降。無血戰之苦。今為之改觀。一如都會。爾時江南人之流寓滇中。及滇人之官於江浙而不得歸者。聞之皆來集。如桃源中人。遇漁父競相叩問。聒耳不休。自雲南又西。並滇池出碧雞關歷安寧。過楚雄。而抵姚安。姚安府官為遣役送至白鹽井。時五月望日也。計在途一百九十五日。自蘇州至此。蓋萬里矣。孝子至門。一婢望見。更熟視。急走入白。主人曰。

蘇州相公來。主人不信。方詰問而孝子上堂矣。孝子拜父母。先賀無恙。後謝侯起居晚。父母驚喜。亦拜。相勞苦。起而相抱號泣。蓋孝子與父母隔絕十年矣。所攜弟之子。時從外負薪歸。驚疑立門外探望。其父呼進。各認面目。乃兄弟相拜泣。問昔日僮僕無復存矣。所居山舍。自書麓之外無長物。其父語孝子曰。予自丙戌冬。蒙按臺吳公薦得行取。至丁亥春報至。會滇西亂。道阻不行。誓不復仕。數年以來。家鄉隔絕無復歸夢。今春在瑯井。於友人案上。得李卓吾續藏書。載王原尋親事。歎息謂今世當不復有此人。不意汝乃能之。原之父時年六十有四。與吾年適合。亦先兆也。久之。孝子啟父母作還家計。父曰。吾年老。頗思故鄉。然途中艱阻奈何。孝子曰。既可來何不可往。所苦者無行資。父曰。苟能往。資尚不難。乙酉秋。滇中猶鄉試。我分房較士。得門生八人。當以累之。孝子遂以六月初旬。持父書詣諸門生家。南歷楚雄。遇地震。城頭雉堞皆崩。孝子幾不免。至南安。以病目留者旬日。又西北行。歷賓川。過雞足山。循金沙江。上鶴慶。尋上劍川。其地漢夷雜處。人皆衣羊皮氊衫。帶刀出入。見之心怖。還歷鄧川大理。望點蒼山。循西洱海而東。海水綠如柳汁。方大雨水漲。踏海岸行數里。浪湧過膝前。及米甸。聞有悍兵劫掠。夜半走荒谷。鵂鶹猿狖。聲出樹間。復尋山得路。歸白鹽井。時九月杪也。又奔走四月。往返三千餘里矣。父之門生。過者三人。皆有贐贈。而

行資未足。其父曰。歸途尚有門生在黑鹽井。孝子曰。如此可行矣。乃詣府遮告歸文書。欲執符信以行。卒不可得。諸故人謂孝子父子。亂世流寓亦常耳。何必故鄉。固止毋行。復留連久之。孝子具籃輿與二親乘。已與弟步從。以十一月四日發白鹽井。次姚安。遇冬至。而行及黑鹽井。果如所望。斧資得不乏。遂出祿豐至雲南。時得黔楚消息。知南北方相持。戰爭不息。父子坐旅中。惝怳累日。因留過歲。詣將軍府。得給票。癸巳正月十一日。發雲南出歸化第一關。途遇來者云。黔中雨雪四十餘日。雪深至馬腹。著樹皆冰如劍戟。心以為憂。而行不為之阻。尋入貴州界。則凍雲飛雪。陰霾厲風祁寒逼人。已而積雪漸消。流潦縱橫。瘴霧蔽天。如在甑中。前及平壩。有騎兵并輜重及所擄婦女數百千計。跨驢者。策杖者。相扶攜者。絡繹而至。問之。曰從廣西來。又前遇敗兵數千。擁一象踉蹌散走。無復部伍。則云從四川來。蓋是時安西戰勝於桂林撫南敗於保甯。勝兵所擄獲者。敗兵之奔還者。皆道黔中。故孝子先後遇於途云。自發白鹽井至平壩。皆孝子來時故道。顧以為今歸有家口。非來時獨身。比慮貴陽有阻。乃迂道從龍場驛而北。歷養龍渡烏江。入四川之遵義界。由思南達思州。所歷三度關鸚鵡溪武勝關雲盤寨諸處。皆險仄荒深。寂無煙火。惟見黃茅白骨。夜則聞鬼哭聲。虎豹嗥啼。或哭其前。往往魄奪神駭。自思州南及清浪。始復從故道入湖廣界。

則所在潰兵暴掠。葢是時滇兵新敗於武岡也。乃多從閒道行。及新化。方得脫險。孝子爲父改裝易服。前及藍田鎮。始舍陸從水。孝子乃得脫草鞋。奉父母登舟。渡湘江。將出醴陵故道。聞前路有警。又改從北渡洞庭。中流風甚。水波惡。柁壞。前帆索絕。舟欲覆者屢矣。頃之。船竟隨浪湧至岳州城下。尋至武昌。沿大江。過黄州。入九江。自湖口入東流。歷安慶池州蕪湖采石。至南京。望鍾山。沿楊子江下鎮江。歷常州而歸蘇州。六月十八日也。自孝子始出門。至是越三年。計五百三十餘日。凡歷京省七。府三十有三。州縣衛司關驛鎮寨不可勝紀。計行二萬五千里有奇。若夫山川之高深。靈異古蹟之名勝。木石鳥獸之奇怪。天時地氣人民風俗之變。不可殫述。且孝子所過皆疾行。又艱苦萬狀。亦不遑詳也。

阮貞孝傳

貞孝。姓阮氏。鳳陽天長人。諸生阮振聲女。許字王博士璠之子道昇。未嫁而道昇死。阮氏年十五。告於父母。服喪服。驅車詣王之門。登堂拜夫。不哭。拜舅姑。遂留守夫喪。誓不復嫁。其初父母未許。舅姑亦辭。已而知志不可奪。遂從之。既力行婦道。侍姑費氏疾。至於刲股。姑卒。喪之如禮。始歸甯。舅再娶林氏。阮曰。吾可歸家矣。歸事林如費。林復遘危疾。阮衣不解帶。每夕禱於天。願以身代。林病良已。於是郡縣以阮氏貞孝

之行。白於巡方御史。請上之朝。以待旌。夫栢舟之節難矣。未嫁而守節。尤出於常情之外。況又加孝焉。吾覽天長縣志。所載人物寥寥。惟宋有孝子朱壽昌。爲東坡兄弟所稱。而節婦顧得三十餘人。節孝固此邦之遺風。然未有如阮氏之奇者也。五十年之前。崑山有王氏女。字於顧。將嫁而夫死。王持服至顧門守節。侍姑疾。斷指入藥以奉。吾友顧炎武之嗣母也。崇禎間旌之。以崇臺綽楔。顏曰貞孝。阮氏亦云。夫節行之出於尋常之外者。自古以爲難。乃五十年間而得二人。嗟乎。衰世之人才。乃多鍾於閨閣耶。

論曰。嘗讀先太僕貞女論。以爲女未嫁人。而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歷引禮經之文爲徵。辭辯而理精。然吾謂先太僕生當盛世。名教昌明。綱常節義。人皆知而履之。如日用飲食。慮有賢者過之之事。欲裁之中道。使俯而就先王之禮。故爲此論。使見今日禮坊大決。人倫攸斁。苟得一節行可稱者。將亟旌之以挽天下之頹綱。況卓絕如貞孝者。豈得爲此苛論乎。故知士君子之立說。因乎其時。而不可以概論也。

吳易傳

潘檉章

吳易字日生曾祖山自有傳祖邦楨字子寧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郎中擢湖廣按察使時荆襄大水潰隄隄亘七百里邦楨出贖鍰補之如故龍潭蠻黄中據施州為梗楚蜀間咸受其害又土酋覃宁恃險遠焚掠邦楨一以撫一以討功尤著忌者没之僅賞金綺遷甘肅行太僕卿尋改陝西致任卒易少有才名負氣矜奇兼好兵法通任俠雅不欲以經生自見聞為詩文傳誦士林非其好也崇禎十六年成進士會北都失守易感憤作恢復議四篇洞晰形勢史公可法督師淮揚薦為兵部職方司主事監紀軍前馳驅戎伍甚有勞績乙酉夏督餉吳中聞南都之變與同邑孫兆奎沈自炳等號召舟師屯湖蕩間結栅自固然兵皆烏合寔不堪戰被襲夜潰兆奎被執易僅以身免父承緒妻沈氏並遇害時浙東兵起易乃收集潰散遥為聲援遂擢兵部侍郎尋有梅墩之捷晉兵部尚書封長興伯未幾江上兵亦潰易單舸走嘉善被獲送之杭城見殺於草橋門年三十五亡子妾阿香故妓也同時被掠以死自守諸帥皆敬禮之後得釋歸老於柳胥故里焉

孫兆奎傳

孫兆奎字君昌從龍曾孫也祖履恆習兵家言兆奎能世其學崇禎九年與吳易同

舉於鄉。相得甚歡。已遂同起兵長白蕩。未幾兵潰。被執。至金陵見大帥。挺立不屈。大帥。故降臣也。兆奎以大義訶責之。其人羞愧不能答。遂殺之。臨刑賦詩見志顏色不變。發潛錄曰。兩君舉事。號召之遠。聯屬之衆。則孫不如吳。臨事之慎。赴義之烈。則吳不如孫。吳在軍中。每置酒高會。孫勸其節飲。且以謹斥堠爲戒。吳不能用。竟坐是敗。是時邑人沈自炳、吳鐵、徐鑛、呂雲孚、沈約、朱旦、陳宗道之流。仗義而死者甚衆。不可勝紀也。

松陵文獻官師志序

潘子曰。吳江置縣。起於五代。自是以前。吏治民俗。邈不可考矣。雖故老所傳。如吳盛斌之作土田。五代司馬福之捍牧圍。雖其人皆鞅韋者流。然生而有功於民。死而廟食其地。尚論者有餘思焉。宋世縣治草創。地利未闢。生齒亦稀。賴當宁者留意是邦。往往選京朝之吏。以煦嫗而生息之。循卓之蹟。於斯爲盛。元政不綱。一羊二牧。率皆苟且之治。然亦有一二善者。不可沒也。明興。縣在畿赤之間。號爲衝繁。故常擇高第有才力者任之。或以治行茂異遷擢。茲邑三百年間。無曠土。無游士。無流民。非官師得人。惡睹斯效哉。下至簿尉之冗。司驛之微。亦時有卓然能自樹立者。官無崇卑。顧於民何如耳。嗚呼。一邑之治亂。可以觀天下之盛衰焉。可不慎哉。

官師志後序

潘子既序次古今長吏論其行事又以為教化者治民之本而長吏不能獨任故必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其有益於治甚大宋元以前州縣鄉社皆立學為之師者大抵明經有文行而邑志紀載闕如宋時獨有一揚瑛為咸淳中教諭行業無聞然余考宋陳深有送范竹所赴吳江學職詩又有贈吳江學掾詩今志皆無之則所軼多矣元時見於新舊志者十一人而陳祐則為震澤學長立沈義甫祠者也考陳造送吳江陳學長詩有云舊學堪重漢儒席新文欲僕楚人騷又云垂虹高士知心客定信襟期出處同推許甚至豈即祐耶抑別有其人耶謝起東則增立學之兩廊及繪聖賢像者也郭鄭則建靈星門顧儒寶則立教授題名牌者也盛輿則為震澤教授以好古博識稱者也其他亦未見有卓然可紀者也明興尤重教職之選常以得士多寡為主者殿最菁莪樂育尤為近古其後掄選不精往往視為贅員以科貢頹暮者充之表不正而求景端得乎此子衿所以興佻達之刺也今斷自國初擇其一二可為師表者著於篇

列女志序

潘子曰傳列女者所以愧夫男子而二其行者也然而苦節幽光考見為難莫志所

載非旌表者不與。近於隘矣。且旌表者。類有力者得之。匹婦慕義。將何所勸焉。徐志蒐採加詳。然亦不數數見也。以余所睹記。往往家傳伯姬之操。人表少君之行。雖未能盡書。然是足以風矣。至於乙酉已後。海宇板蕩。士大夫往往偷生蒙面。而紅女田嫗乃能駢頸連臂。視死如歸。一邑之中。後先相望。何其盛也。余友戴笠。業已彙錄爲一書。而余採其尤者。綴於篇。

葺霞澤書屋序言

張雋

霞澤書屋者。為宋著作霞澤先生王公蘋信伯設也。先生親伊川之門。來游居於此。寶祐初時齋沈公祀於鄉塾。以先生門人陳公長方楊公邦弼配。號三賢祠。歲久而圮。今普濟寺東偏敗屋一楹。沈之子孫修故事為之。非其舊也。先生之學。具朱子伊洛淵源錄中。龜山嘗云。師門後來成就無踰信伯。和靖亦云。朋友切磋。正賴吾信伯先生之門。又有施廷先方次雲一輩。流至艾軒。為南夫子。當周程既沒。朱張未興。使東南之人。知伊洛之學。誰之力哉。先生之俎豆。不宜在一鄉一邑。以一鄉一邑私先生者非也。然以先生之游居於此。而無所表著焉。居者不知。過者不問。是一鄉一邑不敢私先生。而先生所為不宜在一鄉一邑者。其孰從而議之也。舊祠當輓路之衝且寄浮屠廡下。擬當湖山之勝。買地一區。構數椽。覽先生之遺書。而刋布之。歲時展先生之像而拜焉。配以陳楊。繼以施方。度此務亦不為迂。敢諗諸同志者。